

北

史

三十



列傳第八十一

北史九十三

僭偽附庸

夏

赫連氏

燕

慕容氏

後秦

姚氏

北燕

馮氏

西秦

乞伏氏

北涼

沮渠氏

梁

蕭氏

晉自永嘉之亂，寓縣瓜分，胡羯憑陵，積有年代，各言膺運，咸居大寶，竟而自相吞滅，終爲魏臣。然魏自昭成已前，王迹未顯，至如劉石之徒，時代不接，舊書爲傳，編之四夷，有欺耳目，無益絀素。且于時五馬浮江，正朔未改，陽秋記注。

具存紀錄雖朝政叢脞而年代已多太宗文皇帝爰動美  
文大存刊勒其時事相接已編之載記今斷自道武已來  
所合併者序其行事紀其滅亡其餘不相關涉皆所不取  
至如晉宋齊梁雖曰偏據年漸三百鼎命相承魏書命曰  
島夷列之於傳亦所不取故不入今篇蕭答雖云帝號附  
庸周室故從此編次爲僭僞附庸傳云尔

鐵弗劉武南單于苗裔左賢王去卑之孫北部帥劉猛之  
從子居於新興虎意之北北人謂胡父爲鮮卑母爲鐵弗  
因以號爲姓武父誥汁爰世領部落汁爰死武代焉武死  
子務桓代領部落與魏和通務桓死弟閼陁頭代立密謀

反叛後務桓子悉勿祈逐闕陋頭而立悉勿祈死弟衛辰  
代立衛辰務桓之第三子也既立遣子朝獻昭成以女妻  
之衛辰潛通苻堅堅以爲左賢王遣使請堅求田地春去  
秋來堅許之後乃背堅專心歸魏舉兵伐堅堅遣其將鄧  
羗討禽之堅自至朔方以衛辰爲夏陽公統其部落衛辰  
復附於堅昭成討大破之遂走奔苻堅堅送還朔方遣兵  
戍之昭成末衛辰導苻堅寇魏南境王師敗績堅遂分國  
人爲二部自河以西屬之衛辰自河以東屬之劉庫仁堅  
後以衛辰爲單于督攝河西新類屯于代來慕容永據長  
子拜衛辰使持節都督河西諸軍事大將軍朔州牧朔方

王姚萇亦遣使結好拜衛辰使持節都督北朔雜夷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河西王幽州牧登國中衛辰遣子直力鞬寇南部其衆八九萬道武軍五六千人爲其所圍帝乃以車爲方營並戰並前大破之於鐵岐山南直力鞬單騎而走帝乘勝追之自五原金津南度河徑入其國遂至衛辰所居悅跂城衛辰父子驚遁乃分遣陳留公元虔南至白鹽池虜衛辰家屬將軍伊謂至木根山禽直力鞬衛辰單騎遁走爲其部下所殺傳首行宮先是河水赤如血衛辰惡之及衛辰之亡誅其族類並投之於河衛辰第三子屈丐奔薛干部帥太悉伏屈丐本名敕敕明元改其名曰

屈丐北方言屈丐者卑下也太悉伏送之姚興興高平公  
破多羅沒弈干妻之以女屈丐身長八尺五寸興見而奇  
之拜驍騎將軍加奉車都尉常參軍國大議寵遇踰於勳舊  
興弟濟南公邕言於興曰屈丐天性不仁難以親育寵之  
太甚臣竊惑之興曰屈丐有濟世之才吾方收其藝用與  
之共平天下有何不可乃以屈丐爲安遠將軍封陽川侯  
使助沒弈干鎮高平邕固諫以爲不可興乃止以屈丐爲  
持節安北將軍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鮮卑二萬餘落鎮  
朔方道武末屈丐襲殺沒弈干而并其衆僭稱大夏天王  
號年龍昇置百官興乃悔之屈丐恥姓鐵弗遂改爲赫連

氏自云徽赫與天連又號其支庶爲鐵伐氏云族剛銳如鐵皆堪伐人晉將劉裕攻長安屈丐聞而喜曰姚泓豈能拒裕裕必尅之待裕去後吾取之如拾遺耳於是秣馬勵兵休養士卒及劉裕禽泓留子義真守長安屈丐伐之大破義真積人頭爲京觀號曰髑髏臺遂僭皇帝於灊上號年爲昌武定都統萬勒銘城南頌其功德以長安爲南郡性憍虐視人如草蒸土以築城鐵錐刺入一寸即殺作人而并築之所造兵器匠呈必死射甲不入即斬弓人如其入便斬鎧匠殺工匠數千人常居城上置弓劒於側有所嫌忿手自殺之群臣忤視者鑿其目笑者決其脣諫者謂

之誹謗先截其舌而後斬之議廢其子瑣瑣自長安起兵  
攻屈丐丐遣子太原公昌破瑣殺之屈丐以昌為太子始  
光二年屈丐死昌僭立昌字還國一名折屈丐之第二子  
也既僭位改年承光大武聞屈丐死諸子相攻關中大亂  
於是西伐乃以輕騎一萬八千濟河襲昌時冬至之日昌  
宴饗王師奄到上下驚擾車駕次於黑水去其城三十餘  
里昌乃出戰太武馳往擊之昌退走入城未閉門軍士乘  
勝入其西宮焚其西門夜宿城北明日分軍四出徙萬餘  
家而還後昌遣弟定與司空奚斤相持於長安太武乘虛  
西伐濟君子津輕騎三萬倍道兼行群臣咸諫曰統萬城



堅非千日可拔今輕軍討之進不可尅退無所資不若步軍攻具一時俱往帝曰夫用兵之術攻城最下不得已而用之如其攻具一時俱往賊必懼而堅守若攻不時拔則食盡兵疲外無所掠非上策也朕以輕騎至其城下彼先聞有步軍步從見騎至必當心閑朕且羸師以誘之若得一戰禽之必矣所以然者軍士去家二千里後有黃河之難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也以是決戰則有餘攻城則不足遂行決于黑水分軍伏於谷而以少衆至其城下昌將狄子玉來降說使人追其弟定定曰城堅峻未可攻拔待禽斤等然後徐往內外擊之有何不濟昌以為然太武惡

之退軍城北示昌以弱遣求昌王健及娥清等分騎五千  
西掠居人會軍士負輜重入昌城言官軍糧盡士卒食菜  
輜重在後步兵未至擊之為便昌信其言引衆出城步騎  
三萬司徒長孫翰等咸言昌步陣難陷宜避其鋒且待步  
兵一時奮擊帝曰不然遠來求賊恐其不出今避而不擊  
彼奮我弱非計也遂收軍偽北引而疲之昌以為退鼓譟  
而前舒陣為翼行五六里帝衝之賊陣不動稍前行會有  
風起方術官趙倪勸帝更待後日崔浩叱之帝乃分騎為  
左右以擠之帝墜馬賊已逼帝騰馬刺殺其尚書斛黎文  
殺騎賊十餘人流矢中帝帝奮擊不輟昌軍大潰不及

入城奔投上邽遂剋其城初屈丐奢好脩宮室城高十仞  
基厚三十步上廣十步宮牆五仞其堅可以礪刀斧臺榭  
高大飛閣相連皆彫鏤圖畫被以綺繡飾以丹青窮極文  
采帝顧謂左右曰蕞爾小國而用人如此雖欲不亡其可  
得乎侍御史安頡禽昌帝使侍中古弼迎昌至京師舍之  
西宮門內給以乘輿之副又詔昌尚始平公主假會稽公  
封為秦王坐謀反伏誅昌弟定小字直犢屈丐之第五子  
也凶暴無賴昌敗定奔於平涼自稱尊號改年勝光定登  
陰槃山望其本國泣曰先帝以朕承大業者豈有今日之  
事乎使天假朕年當與卿諸人建季興之業俄而群狐百

數鳴於其側定命射之無所獲惡之曰所見亦大不臧咄咄天道復何言哉定與宋連和遙分河北自恒山以東屬宋恒山以西屬定太武親率輕騎襲平涼定救平涼方陣自固帝四面圍之斷其水草定不得水引衆下原詔武衛將軍丘眷擊之定衆潰被創單騎遁走收其餘衆乃西保上邽神龜四年爲吐谷渾慕容瓚所襲禽定送京師伏誅徒河慕容廆字弈洛環本出昌黎曾祖莫護跋魏祖率諸部落入居遼西從司馬宣王討公孫氏拜率義王始建王府於棘城之北祖木延母丘儉征高麗有功始號左賢王父涉歸以勲進拜鮮卑單于遷邑遼東涉歸死廆代領部

落以遼東僻遠遷於徒河之青山穆帝世頗爲東部之患  
鬼死子晃嗣晃字元真號年爲元年自稱燕王建國二年  
昭成納晃女爲后四年晃城和龍而都焉征高麗大破之  
遂入丸都掘高麗王釗父利墓載其屍焚其宮室毀丸都  
而歸釗後稱臣乃歸其父屍晃死子儁嗣儁字宣英旣襲  
位號年爲元年聞石氏亂乃礪甲嚴兵將爲進取之計徙  
都于薊建國十五年儁僭稱皇帝置百官號年天璽國稱  
大燕十六年自薊遷都於鄴號年光壽儁死第三子暉嗣  
暉字景茂號年建熙暉政無綱紀有神降於鄴曰湘女有  
聲與人相接數日而去後苻堅遣將王猛伐鄴禽暉封新

興侯道武之七年符堅敗於淮南睢叔父垂叛堅攻符丕於鄴睢弟濟北王泓先為北地長史聞垂攻鄴亡奔關東還屯華陰自稱雍州牧濟北王推垂為丞相大司馬吳王堅遣子鉅鹿公叡伐泓泓弟中山王沖先為平陽太守亦起兵河東奔泓泓眾至十萬遣使謂堅求分王天下堅大怒責睢睢叩頭流血謝堅待之如初命睢以書招垂及泓沖睢密遣使謂泓勸建大業可以吳王為相國中山王為太宰領大司馬汝可為大將軍領司徒承制封拜聽吾死問汝便即尊位泓進向長安年號燕興泓謀臣高蓋宿勒崇等以泓德望後沖且持法苛峻乃殺泓立沖為皇太弟

承制行事置百官進據阿房初堅之滅燕沖姊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冲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長安歌之曰一雌一雄雙飛入紫宮王猛切諫乃出冲及其母卒葬之以燕后之禮長安又謠曰鳳皇鳳皇止阿房時以鳳皇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乃蒔梧竹數千株於阿城以待鳳皇冲小字鳳皇至是阿城終為堅賊暉入見堅謝因言二子昨婚欲堅幸第堅許之暉出術士王嘉曰椎蘆作遽除不成文章會天大雨不得殺羊言暉將殺堅而不果也堅與羣臣莫解是夜大雨晨不果出事發堅乃誅暉父子及宗族城內鮮卑無少長男女皆

殺之。鹿弟運運孫永字叔明。暉旣爲苻堅所并，永徙於長安。家貧，夫妻常賣犍於市。及暉爲堅所殺，沖乃自稱尊號，以求爲小將軍。沖毒暴，及堅出，如五將山。沖入長安，縱兵大掠，死者不可勝計。初，堅之未亂，關中忽然無火，而煙氣大起，方數十里，月餘不滅。堅每臨聽訟，觀令民有怨者，舉煙於城北觀而錄之。長安爲之語曰：「欲得必存，當舉煙關中。」謠曰：「長鞘馬鞭擊左股，太歲南行當復虜。」西人呼徒河爲白虜。沖果據長安，樂之忘歸。且以慕容垂威名夙著，跨據山東，憚不敢進。衆咸怨之。登國元年，沖左將軍韓延因人之怨，殺沖。立沖將段隨爲燕王。改年昌平。沖之入長安，



王嘉謂之曰鳳皇鳳皇何不高飛還故鄉無故在此取滅  
亡冲敗其左僕射慕容恒與永潛謀襲殺隨立宜都王子  
覬爲燕主號年建明率鮮卑男女三十餘萬口乘輿服御  
禮樂器物去長安而東以永爲武衛將軍恒弟護軍將軍  
韜陰有貳志誘覬殺之于臨晉恒怒去之永與武衛將軍  
刁雲率衆攻韜韜遣司馬宿勤黎逆戰永執而戮之韜懼出  
奔恒營恒立慕容冲子望爲帝改年建平衆悉去望奔永  
永執望殺之立慕容泓子忠爲帝改年建武忠以永爲太  
尉守尚書令封河東公東至聞喜知慕容垂稱尊號託以  
農要弗進築燕熙城以自固刁雲等又殺忠推永爲大都

都督大將軍大單于雍秦梁涼四州牧河東王稱蕃於垂  
永進據長子僭稱帝號年中興垂攻丁零翟釗於滑臺釗  
敗降永永以釗爲車騎大將軍東郡王歲餘謀殺永永誅  
之垂來攻永永敗爲前驅所獲垂數而戮之并斬永公卿  
已下刁雲大逸豆歸等四十餘人永所統新舊人戶服御  
圖書器樂珍寶垂悉獲之垂字道明晃第五子也甚見寵  
愛常自謂諸弟子曰此兒闊達好奇終能破人家或能成  
人家故名霸字道業恩遇踰於雋雋弗能平及即王位以  
垂墜馬傷齒改名爲缺外以慕郤缺爲名內實惡之尋以  
讖記之文乃去夬以垂爲名年十三爲偏將所在征伐勇

冠三軍雋平中原垂爲前鋒累戰有大功及雋僭尊號封  
吳王後以車騎大將軍敗桓溫於枋頭威名大震不容於  
時西奔苻堅堅甚重之拜冠軍將軍封賓都侯堅敗淮南  
入於垂軍子寶勸垂殺之垂以堅遇之厚也不聽行至洛  
陽請求拜墓堅許之遂起兵攻苻丕於鄴垂稱燕王置百  
官年號燕元登國元年垂僭位號年爲建興繕宗廟社稷  
於中山盡有幽冀平州之地遣使朝貢三年道武遣九原  
公儀使於垂垂又遣使朝貢四年道武遣陳公虔使於垂  
垂又遣使朝貢五年又遣秦王觚使於垂垂留觚不遣遂  
絕行人垂議討慕容永太史令靳安言於垂曰彗星經尾

箕之分燕當有野死之王不出五年其國必亡歲在鶉火  
必尅長子垂乃止安出而謂人曰此衆既并終不能久安  
蓋知道武之興也而不敢言先是丁零翟遼叛垂後遣使  
謝臯垂不許遼怒遂自號大魏天王屯滑臺與垂相擊死  
子釗代之及垂征剋滑臺釗奔長子垂議征長子諸將咸  
諫以永國未有釁請他年垂將從之垂弟司徒范陽王德  
固勸垂垂曰司徒議與吾同且吾投老叩囊底智足以剋  
之不復留逆賊以累子孫乃伐永剋之十年垂遣其太子  
寶來寇始寶之來垂已有疾自到五原道武斷其行路父  
子問絕帝乃詭其行人之辭臨河告之曰汝父已死何不

遽還寶兄弟聞之憂怖以爲信然於是士卒駭動初寶至幽州其所乘車軸無故自折占工靳安以爲大凶固勸令還寶怒不從至是問安安曰速去可免寶愈恐安退告人曰今將死於他鄉尸骸委於草野爲烏鳶螻蟻所食不復見家族十月寶燒船夜遁時河冰未成寶謂帝不能度不設斥候十一月天暴風寒冰合帝進軍濟河急追之至蓼合陂西靳安言於寶曰今日西北風動是軍將至之應宜兼行速去不然必危其夜帝部分衆軍東西爲犄角之勢約勒士卒束馬口銜枚無聲昧爽衆軍齊進日出登山下臨其營寶衆晨將東引顧見軍至遂驚擾帝縱騎騰躡

馬者蹶倒冰上寶及諸父兄弟軍馬迸散僅以身免寶  
軍四五萬人一時放伏斂手就羈禽其王公文武数千垂  
復欲來寇太史曰太白夕沒西方數日後見東方此為躁  
兵先舉者亡垂不從鑿山開道至寶前敗所見積骸如丘  
設祭弔之死者父兄子弟遂皆嗥哭聲震山川垂慙忿嘔  
血發病而還死於上谷寶僭立寶字道裕垂之第四子也  
少輕果無志操好人佞已為太子砥厲自脩垂妻段氏謂  
垂曰寶姿質雍容柔而不斷承平則為仁明之主處難則  
非濟世之雄今託以大業未見克昌之美遼西高陽兒之  
俊賢者宜擇一以樹之趙王麟姦詐負氣常有輕寶之心

恐難作垂不納寶聞深以為恨寶既僭位年號永康遣麟  
逼其母段氏自裁段氏怒曰汝兄弟尚逼殺母安能保社  
稷吾豈惜死遂自殺寶議以后謀廢嫡稱無母之道不宜成  
喪群臣咸以為然寶中書令睦遂執意抗言寶從之而止皇  
始元年道武南伐及尅信都寶大懼夜來犯營帝擊破之寶  
走中山遂奔薊寶子清河王會先守龍城聞寶被圍率眾赴  
難逢寶於路寶分奪其軍以授弟遼西王農等會怒襲農  
殺之勒兵攻寶寶走龍城會追圍之侍御郎高雲襲敗會  
師會奔中山寶命雲為子封夕陽公會至中山為慕容普  
隣所殺寶至龍城垂舅蘭汗拒之寶南走奔薊汗復遣迎

寶以汗垂之季舅子盛受汗之婿也必謂無二乃還龍城  
汗殺之及子策等百餘人汗自稱大都督大單于昌黎王  
號年青龍以盛子壻哀而有之盛字道運寶長子也垂封  
為長樂公寶僭立進爵為王蘭汗之殺寶也以盛為侍中  
左光祿大夫盛乃間汗兄弟使相疑害李早衛雙劉志張  
真等皆盛之舊昵汗太子穆並引為腹心盛結早等因汗  
穆等醉夜襲殺之僭尊號改年為建平又號年為長樂盛  
改稱庶人大王盛以寶闇而不斷遂峻極威刑於是上下  
震局前將軍段璣等夜鼓譟攻盛傷之遂輦昇殿召叔父  
河間公熙屬以後事熙未至而死熙字道文小字長生垂



之長子也群臣與盛伯母丁氏議以其家多難宜立長君  
遂廢盛子定迎熙立之熙立殺定年號光始築龍騰苑起  
雲山於苑內又起逍遙宮甘露殿連房數百觀閣相交鑿  
天河渠引水入宮又為妻符氏鑿曲光海清涼池季夏盛  
暑不得休息暍死者大半熙遊城南止大柳樹下若有人  
呼曰大王且止熙惡之伐其樹下有蛇長丈餘熙盡殺寶  
諸子改年為建始又為其妻起承華殿負土於北門土與  
穀同價典軍杜靜載棺詣闕上書極諫熙大怒斬之熙妻  
當季夏思凍魚膾仲冬湏生地黃切責不得加有司大辟  
符氏死熙擁其屍僵仆絕息久而乃蘇悲號擗踊斬衰食

弼大斂之後復啓而交接制百官哭臨沙門素服令有司  
案檢有淚者爲忠無淚者辜之群臣莫不含辛以爲淚及  
葬熙被髮徒步從輜車毀城門而出長老相謂曰慕容氏  
自毀其門將不久矣衛中將軍馮跋兄弟閉門拒熙執而  
殺之立夕陽公雲爲主雲寶之養子也復姓高氏年號正  
始跋又殺雲自立雲之立也熙幽州刺史上庸公慕容懿  
以遼西歸降道武以懿爲征東大將軍平州牧昌黎王後  
坐反伏誅晃少子德字玄明雅爲兄垂所重苻堅滅暉以  
德爲張掖太守垂僭號封范陽王位司徒寶即位以德鎮  
鄴大丞相寶既東走群僚勸德稱尊號德不從皇始二年

既拔中山道武遣衛王儀攻鄴德南走滑臺自稱燕王  
號年燕元置百官德冠軍將軍苻廣叛於乞活壘德留兒  
子和守滑臺率衆攻廣斬之而和長史李辯殺和以城降  
魏德無所據用其尚書潘聰計據青齊入都廣固僭稱尊  
號號年建平女水竭德聞而惡之因而寢疾兄子超請祈  
女水德曰人君之命豈女水所知乃以超爲太子德死超  
僭立超字祖明德兄北海王納之子也既僭位號年太上  
超南郊柴燎焰起而煙不出靈臺令張光告人曰今火盛  
而煙滅國其亡乎天賜五年晉將劉裕伐超超將公孫五  
樓勸拒之於大峴不從裕入大峴超戰於臨朐爲裕敗退

還廣固圍之廣固鬼夜哭有流星長十餘丈墮于廣固城  
潰裕執超送建康市斬之

姚萇字景茂出於南安赤亭燒當之後也祖柯廼助魏掎  
姜維於沓中以功假綏戎校尉西羌都督父弋仲晉永嘉  
之亂東徙榆眉劉曜以弋仲爲平西將軍平襄公後隨石  
季龍遷于清河瀟頭勒以弋仲爲奮武將軍封襄平公弋  
仲死子襄代屯於譙城慕容儁以襄爲豫州刺史丹陽公  
屯淮南自稱大將軍大單于爲晉將桓溫所敗奔河東後  
爲苻眉所殺弋仲有子四十二人萇第二十四隨兄襄征  
伐襄甚奇之襄敗降於苻堅從堅征伐頻有功堅伐晉以

長爲龍驤將軍督益守梁州諸軍事謂長曰朕本以龍驤  
建業龍驤之號初未假人今特以相授山南之事一以委  
卿堅左將軍竇衝進曰王者無戲言此亦不減之徵也惟  
陛下察之堅默然及慕容泓起兵華澤堅遣子偉大將軍  
叡討之戰敗爲泓所殺時長爲叡司馬懼旱奔馬牧聚衆  
萬餘自稱大將軍大單于萬年秦王號年白雀數月之間  
衆至十餘萬與慕容沖連和進屯北地苻堅出五將山長  
執而殺之登國元年僭稱皇帝置百官國號大秦年曰建  
初改長安曰常安以其太子興鎮之自擊苻登於安定敗  
之長病夢苻堅將天官使者鬼兵數百突入營中長懼走

後宮宮人迎萇刺鬼誤中萇陰鬼相謂曰正中死處拔矛  
出血石餘瘡而驚悸遂患陰腫刺之出血如夢萇乃狂言  
或稱萇殺陛下者臣兄襄非臣之臯願不枉法萇死子興  
襲位祕不發喪興字子略萇長子也既滅苻登然後發喪  
行服僭稱皇帝年號皇初天興元年興去皇帝之號降稱  
天王號年洪始興剋洛陽以其弟東平公紹鎮之三年興  
遣使來聘道武遣謁者僕射張濟使於興天興五年夏興  
遣其弟義陽公平率衆四萬侵平陽攻乾壁六十餘日陷  
之七月車駕親征八月次永安平募遣勇將率精騎二百  
闕軍爲前鋒將長孫肥所禽匹馬不反平遂退走帝急追

及於柴壁圍之興乃悉舉其衆救平帝增築重圍內以防平之出外以距興之入又截汾曲爲南北浮橋乘西岸築圍帝帥師度蒙阮南四十里逆擊興興晨行北引未及安營大軍卒至興衆怖擾帝知興氣挫乃南絕蒙阮之口東杜新坂之隘守天度屯賈山令平水陸路絕將坐甲而禽之又令緣汾帶岡樹柵以衛芻牧者九月興從汾西北下憑壑爲壘以自固興又將數千騎乘西橋官軍鈎取以爲薪薰興還壘道武度其必攻西圍乃命脩塹增廣之至夜興果來攻梯短不及棄之塹中而還興又分其衆臨汾爲壘叩逼水門與平相望帝因截水中興內外隔絕士衆喪氣

於是平糧盡君急夜悉衆將突西南而出興列兵汾西舉  
烽鼓譟爲平接援帝簡諸軍精銳屯汾西固守南絕水口  
興夜聞聲望平力戰突免平聞外鼓望興攻圍引接故但  
叫呼虛相應和莫敢逼圍平不得出窮逼乃將二妾赴水  
死興安遠將軍不蒙世揚武將軍雷重等將士四千餘人  
隨平投水帝令泗水鈎捕無得免者平衆三千餘人皆斂  
手受執禽興尚書右僕射狄伯友已下四十餘人興遠來  
救自觀其窮力不能免舉軍悲號震動山谷數日不止頻  
遣使請和帝不許乃班師興還長安有雀數萬頭闔於興  
廟毛羽折落多有死者月餘乃止識者曰今雀闔廟上子



孫當有爭亂者乎又興殿有聲如牛响有二狐入長安一  
登興殿屋走入宮一入市求之不得永興三年興遣周寶  
來聘五年興遣使來聘并請進女明元許之神瑞元年興  
遣兼散騎常侍尚書吏部郎嚴康來聘二年興遣散騎常  
侍東武侯姚敬尚書姚軌奉其西平公主於明元明元以  
后禮納之泰常元年興死長子泓字元子僭位號年永和  
晉將劉裕伐泓長驅入關泓戰敗請降裕執之於建康斬  
之

馮跋字文起小名乞直代本出長樂信都慕容永僭號長  
子以跋父安爲將求爲垂所滅安東徙昌黎家于長谷遂

同夷俗跋飲酒至一石不亂諸弟皆不脩行業唯跋恭慎  
慕睿熙僭號以跋為殿中左監稍遷衛中將軍後坐事逃  
亡既而熙政殘虐人不堪命跋乃與從兄萬泥等二十二  
人結謀跋與二弟乘車使婦人御潛入龍城匿於孫護之  
室以誅熙乃立夕陽公高雲為主雲以跋為侍中征北大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武邑公事皆決跋兄弟明元初雲  
為左右所殺跋乃自立為燕王置百官號年太平于時永  
興元年也跋撫納契丹等諸落頗來附之明元遣謁者于  
什門喻之為跋所留太常三年和龍城有赤氣蔽日自寅  
至申跋太史令張穆以為兵氣勸跋還魏使奉脩職貢跋

不從明元詔征東大將軍長孫道生討之跋嬰城固守道生不剋而還神龜二年跋有疾其長子永先死立次子翼為世子攝國事勒兵以備非常跋妾宋氏規立其子受居深忌翼謂之曰主上疾將瘳奈何代父臨國乎翼遂還宋氏矯絕內外遣閭人傳問翼及跋諸子大臣竝不得省疾唯中給事胡福獨得出入專掌禁衛跋疾甚福慮宋氏將成其計乃言於跋弟弘勒兵而入跋驚怖而死弘襲位翼勒兵出戰不利遂死跋有子男百餘人悉為弘所殺弘字文通跋之少弟也跋立為尚書右僕射封中山公領中領軍內掌禁衛外摠朝政歷位司徒及自立乃與宋氏通和

延和元年太武親討之弘嬰城固守其營丘遼東成周樂浪帶方玄菟六郡皆降太武徙其人三萬餘家于幽州其尚書郭深勸之歸誠進女乞爲附庸保守宗廟弘曰負豐在前忿形已露附降取死不如守志更圖所適也先是弘廢其元妻王氏黜世子崇令鎮肥如以後妻慕容氏子曰王仁爲世子崇母弟廣平公朗樂陵公邈相謂曰禍將至矣於是遂出奔遼西勸崇來降崇納之會太武使給事中王德陳示成敗崇遣邈入朝太武封崇遼西王錄其國尚書事遼西十郡承制假授文官尚書刺史武官征虜已下弘遣其將封羽率衆圍崇太武詔永昌王健督諸軍救之

封羽又以九城降徙其人三千餘家而還弘遣其尚書高  
顯請臯乞以季女充掖庭帝許之徵其子主仁入朝弘不  
遣其散騎常侍劉訓諫弘大怒殺之太武又詔樂平王丕  
等討之日就蹙削上下危懼弘太常陽嶠復勸弘請臯乞  
降令王仁入侍弘不聽乃密求迎於高麗太延二年高麗  
遣將葛居盧等率衆迎之弘乃擁其城內士女入于高麗  
先是其國有狼夜繞城群嗥如是終歲又有鼠集於城西  
闐滿數里西行至水則在前者銜馬矢迭相齧尾而度宿  
軍地然一旬而滅觸地生蛆月餘乃止和龍城生白毛一  
尺二寸弘至遼東高麗遣使勞之曰龍城王馮君爰適野

次士馬勞乎弘慙怒稱制各讓之高麗乃處之於平郭尋徙北豐弘素侮高麗政刑賞罰猶如其國高麗乃奪其侍人質任王仁弘忿怨之謀將南奔太武又徵弘於高麗乃殺之於北豐子孫同時死者十餘人弘子朗邈朗子熙在外戚傳

乞伏國仁隴西人也其先弗如自漠北南出五世祖佑隣并兼諸部衆漸盛父司繁擁部落降苻堅堅以爲南單于又拜鎮西將軍鎮勇士川司繁死國仁爲將軍及堅敗國仁叔步類叛於隴右堅令國仁討之步類大悅迎而推之部衆十餘萬道武時私署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泰河二

州牧號年建義署置官屬分部內爲十一郡築勇士城以  
都之國仁死弟乾歸統事自署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河  
南王改年爲太初置百官登國中遷於金城城門自壞乾  
歸惡之遷於苑川尋爲姚興所破又奔枹罕遂降姚興拜  
爲河州刺史封歸義侯尋遣還苑川乾歸乃背姚興私  
稱秦王置百官號年更始遣使請援元許之田于五溪有  
巢集其手尋爲其兄子公府所殺子熾盤殺公府代統任  
熾盤自稱大將軍河南王改年爲永康後襲禿髮檀於  
樂都滅之乃私署秦王置百官改年爲建弘後遣其尚書  
郎莫者胡積射將軍乞伏又寅貢金二百斤請伐赫連昌

太武許之及統萬事平熾盤乃遣其叔平遠將軍泥頭弟  
安遠將軍安度質於京師又使其中書侍郎王愷丞相從  
事中郎烏訥闡奉表貢其方物熾盤死子慕末統任慕末  
字安石跋既立改年爲永弘其尚書隴西辛進嘗隨熾盤  
遊後園進彈鳥丸誤傷慕末母面至是誅進五族二十七  
人慕末弟殊羅蒸熾盤左夫人禿髮氏慕末知而禁之殊  
羅與叔父什夤謀殺慕末使禿髮氏盜門簾簾誤門不開  
門者以告慕末收其黨盡殺之欲鞭什夤什夤曰我負汝  
死不負汝鞭慕末怒剗其腹投屍於河什夤母弟白養及  
去列頗有怨言又殺之政刑酷監內外崩離部人多叛後



爲赫連定所逼遣王愷烏訥闐請迎於太武太武許以安  
定以西平涼以東封之慕末乃焚城邑毀寶器率戶萬五  
千至高田谷爲赫連定所拒遂保南安太武遣師迎之慕  
末衛將軍吉毗固諫以爲不宜內徙慕末從之赫連定遣  
其北平公韋代率衆萬人攻南安城內大飢人相食神嘉  
四年慕末及宗族五百餘人出降送于上邽遂爲定滅  
大沮渠蒙遜本張掖臨松盧水人也匈奴有左沮渠官蒙  
遜之先爲此職羌之酋豪曰大故以官爲氏以大冠之世居  
盧水爲酋豪遜高祖暉仲歸曾祖遮皆雄健有勇名祖祁  
復延封伏地王父法弘襲爵苻氏以爲中田護軍蒙遜代

父頽部曲有勇略多計數頗曉天文爲諸胡所推服呂光  
自王於涼土使蒙遜自領營人配箱直又以蒙遜叔父羅  
仇爲西平太守後遣其子慕率羅仇伐乞伏乾歸於枹罕  
爲乾歸所敗殺之蒙遜求還葬羅仇因聚衆屯與從兄金山  
晉昌太守男成共推建康太守段業爲使持節大都督龍  
驤大將軍涼州牧建康公稱神璽元年業以蒙遜爲張掖  
太守封臨池侯男成爲輔國將軍委以軍國之任業又自  
稱涼王以蒙遜爲尚書左丞忌蒙遜威名微踈遠之天興  
四年蒙遜內不自安請爲安西太守蒙遜欲激怒其衆乃  
密誣告男成叛逆業殺之蒙遜泣而告衆陳欲復讎之意

男成素有恩信衆情怨憤泣而從之蒙遜因舉兵攻殺業  
私署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張掖公年號永安居  
張掖是月涼武昭王亦起兵年號庚子永興中蒙遜剋姑  
臧遷居之改號玄始元年自稱河西王置百官頻遣使朝  
貢蒙遜寢於新臺閭人王懷祖斫蒙遜傷足蒙遜妻孟氏  
禽懷祖斬之及聞晉滅姚泓怒甚有校郎言事於蒙遜蒙  
遜曰汝聞劉裕入關敢研研然也遂殺之尋稱藩于晉泰  
常中蒙遜剋燉煌改年承玄後又稱蕃于宋并求書宋文  
帝並給之蒙遜又就宋司徒王弘求搜神記弘與之神麈  
尾中遣尚書郎宗舒左常侍高猛朝貢上表稱臣前後貢使

相望後遣子安周內侍太武遣兼太常李順持節拜蒙遜  
爲假節加侍中都督涼州西域羗戎諸軍事太傅行征西  
大將軍涼州牧涼王使崔浩爲冊書以褒賞之蒙遜又改  
義和元年延和二年四月蒙遜死詔遣使監護喪事私謚  
武宣王蒙遜性淫忌忍於刑戮閭庭之中略無風禮第三  
子牧犍統任自稱河西王遣使請朝命并遣使通宋受宋  
褒授先是太武遣李順迎蒙遜女爲夫人會蒙遜死牧犍  
受蒙遜遺意送妹於京師拜爲右昭儀改稱承和元年太  
武又遣李順拜牧犍爲使持節侍中都督涼沙河三州西  
域羗戎諸軍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護西戎校尉

涼州刺史河西王牧犍以無功受賞乃留順上表乞安平  
一號優詔不許牧犍尚太武妹武威公主遣其相宋繇表  
謝獻馬五百匹黃金百斤繇又表請公主及牧犍母妃后  
定號朝議謂禮母以子貴妻從夫爵牧犍母宜稱河西國  
太后公主於國內可稱王后於京師則稱公主詔從之牧  
犍遣建節將軍沮渠旁周朝京師太武遣侍中古弼尚書  
李順賜其侍臣衣服有差并徵世子封壇入侍牧犍乃遣  
封壇朝京師太延五年太武遣尚書賀羅使涼州且觀虛  
實帝以牧犍雖稱藩致貢而內多乖悖於是親征之詔公  
卿爲書讓之數其辜十二官軍濟河牧犍曰何故余也用

其左丞姚定國計不肯出迎求救於蠕蠕遣大將董來方  
餘人拒軍於城南戰退車駕至姑臧遣使喻牧犍令出牧  
犍聞蠕蠕內侵無善幸車駕返旆遂嬰城自守牧犍兄子  
祖踰城出降具知其情太武乃引諸軍進攻牧犍兄子萬  
年率麾下又來降城拔牧犍與左右文武面縛請臯詔釋  
其縛徙涼州人三萬餘家于京師初太延中有一老父投  
書於燉煌城東門忽然不見其書紙八字文曰涼王三十  
年若七年又於震電所得石丹書曰河西河西三十年破  
帶石樂七年帶石青山名在姑臧南山祀傍泥陷不通牧  
犍征南大將軍董來曰祀豈有知乎遂毀祀伐木通道而

行牧犍立果七年而滅初牧犍淫嫂李氏兄弟三人傳嬖  
之李與牧犍姊共毒公主上遣醫乘傳救公主得愈上徵  
李氏牧犍不遣厚送居於酒泉上大怒旣剋猶以妹壻待  
之其母死以王太妃禮葬焉又為蒙遜置守家三十家授  
牧犍征西大將軍王如故初官軍未入之間牧犍使人斫  
開府庫取金銀珠玉及珍奇器物不更封閉百姓因之入  
盜巨細湯盡有司求賊不得真君八年其所親人及守藏  
者告之乃窮竟其事搜其家中悉得所藏器物又告牧犍  
父子多畜毒藥前後隱竊殺人乃有百數姊妹皆為左道  
朋行淫佚曾無愧顏始蜀賓沙門曰曇無讖東入鄯善自

云能使鬼療病令婦人父子與鄩善王妹舅頭陀林淫通  
發賁亡奔涼州蒙遜寵之號曰聖人曇無讖以男女交接  
術教授婦女蒙遜諸女子婦皆往受法太武聞諸行人言  
曇無讖術乃召之蒙遜不遣遂發露其事拷訊殺之至此  
帝知之於是賜昭儀沮渠氏死誅其宗族唯萬年及祖以  
前先得免是年又人告牧犍猶與故臣交通謀反詔司  
徒崔浩就公主第賜牧犍死與主決良久乃自裁葬以王  
禮謚曰哀王及公主薨詔與牧犍合葬公主無男有女以  
國甥得襲母爵為武威公主蒙遜子季義位東雍州刺史  
真君中與河東薛安都謀逆召至京師付其兄弟扼殺之乃



年祖並以先降萬年拜張掖王祖廣武公後坐謀逆俱死  
初牧犍之敗弟樂都太守安周南奔吐谷渾太武遣鎮南  
將軍奚眷討之牧犍弟酒泉太守無諱奔晉昌乃使弋陽  
公元潔守酒泉真君初無諱圍酒泉陷之又圍張掖不能  
剋退保臨松太武不伐詔諭之時永昌王健鎮涼州無諱  
使其中尉梁偉詣健求奉酒泉又送潔及統帥兵出于健  
軍二年太武遣使拜無諱為征西大將軍涼州牧酒泉王  
尋以無諱復規叛遣南陽王奚眷討酒泉剋之無諱遂謀  
度流沙遣安周西擊鄯善鄯善欲降會魏使者勸令拒守  
安周不能剋退保東城三年春鄯善王比龍西奔且末其

卅子乃從安周鄯善大亂無請遂度流沙士卒渴死者太  
半仍據鄯善先是高昌太守闕爽為李寶舅唐契所攻聞  
無諱至鄯善使詐降欲令無諱與唐契相擊留安周住鄯  
善從焉者東北趣高昌會蠕蠕殺唐契爽拒無諱無諱將  
衛興奴遂屠其城爽奔蠕蠕無諱因留高昌五年夏無諱  
病死安周立為蠕蠕所并

梁帝蕭詧字理孫蘭陵人武帝之孫昭明太子統之第三  
子也幼好學善屬文尤長佛義特為梁武嘉賞梁普通中  
封曲江縣公及昭明太子薨封詧岳陽郡王位東揚州刺  
史領會稽太守初昭明卒梁武捨詧兄弟而立簡文內常

愧之故寵亞諸子以會稽人物殷阜一都之會故有此授  
以慰其心答既以其昆季不得為嗣常懷不平又以梁武  
衰老朝多秕政有敗亡之漸遂蓄聚貨財交通賓客招募  
輕俠折節下之其勇敢者多歸附焉左右遂至數千人皆  
厚加資給大同元年除西中郎將雍州刺史都督五州諸  
軍事寧蠻校尉答以襄陽形勝之地又梁武創基之所時  
平足以樹根本時亂足以圖霸功遂務脩刑政太清二年  
梁武以答兄河東王譽為湘州刺史徙湘州刺史張纘為  
雍州續恃才輕譽州府迎候有關譽深銜之遂託疾不與  
相見後聞侯景作亂頗陵蹙纘纘構譽及答於梁元帝元

帝令其世子方等及王僧辯相繼攻與譽譽生口於譽譽聞之大怒及梁元將援建業令所督諸州並發兵赴都譽遣府司馬劉方貴領兵爲前軍出漢口及將發梁元又使諮議參軍劉穀召譽自行譽不從而方貴潛與梁元相知尅期襲譽未及發會譽以他事召方貴謀泄遂據樊城拒命譽遣軍攻之梁元乃厚資遣張纘若將述職而密援方貴纘次大隄而樊城已陷譽禽方貴兄弟黨與並斬之譽時以譽危急乃留諮議參軍蔡大寶守襄陽率衆伐江陵以救之梁元大懼乃遣參軍庾吳謂譽曰以姪伐叔逆順安在譽曰家兄無辜屢被攻圍七父若顧先恩豈應若是

如能退兵湘水吾便旋旆襄陽時攻柵不剋會大雨暴至平地四尺衆頗離心軍主杜岸岸弟幼安及其兄子龕以其屬降於江陵蔡夜遁歸襄陽器械輜重多沒於健水蔡恐不能自固乃遣蔡大寶求附庸于西魏時西魏大統十年也周文令丞相東閣祭酒榮權使焉是歲梁元令柳仲禮圖襄陽蔡乃遣妃王氏及世子蔡爲質請救周文令榮權報命仍遣開府楊忠爲援十六年忠禽仲禮平漢東西魏命蔡發喪嗣位使假散騎常侍鄭孝穆及榮權策命蔡爲梁王乃於襄陽置百官承制封拜十七年留尚書僕射蔡大寶守雍部而朝于京師周文謂曰王之來此頗由榮權乃

召權見曰權吉士也寡人與之從事未嘗見失信嘗曰常道二國之言無私故嘗入者得歸誠魏闕耳魏恭帝元年周文命柱國于謹伐江陵嘗以兵會之及江陵平周文命嘗主梁嗣居江陵東城資以江陵一州之地其襄陽所統盡入於周嘗乃稱皇帝於其國年號大定追尊其父統爲昭明皇帝廟號高宗統妃蔡氏爲昭德皇后又尊其所生母龔氏皇太后立妻王氏爲皇后子歸爲皇太子其慶賞刑威官方制度並同王者唯上䟽則稱臣奉朝廷正朔至於爵命其下亦依梁氏之舊其戎章勲級則又兼用柱國等官又追贈叔父邵陵王綸太宰謚曰壯武贈兄河東

王興丞相謚曰武桓周文仍置江陵防主統兵居於西城  
名曰武桓周文外云助警備禦內實防警初江陵滅梁元  
將王琳據湘州志圖匡復及警立琳乃遣其將潘純陀侯  
方兒來寇警禦之純陀等退歸夏口警之四年警遣其大  
將軍王操略取王琳之長沙武陵南平等郡五年王琳又  
遣其將雷文柔龍陷監利郡太守大有死之尋而琳與陳  
人相持稱蕃乞師於警警許之師未出而琳軍敗附於齊  
是歲其太子歸來朝京師六年四月大雨震前殿崩壓二  
百餘人七年冬有服鳥鳴于寢殿八年二月警終於前殿  
時年四十四是歲周保定二年也八月葬于平陵謚曰宣

皇帝廟號中宗。嘗少有大志，不拘小節，雖多猜忌，而知人善任，使撫將士有恩，能得其死力。性不飲酒，安於儉素，事母以孝聞，又不好聲色。无惡見婦人，雖相去數步，亦云遙聞。其是經御婦人之衣，更不著，並皆棄之。幸姐媵病臥累旬，又惡見人，髮白事之者必方便避之。擔輿者冬月必須裹頭，夏月則加蓮葉帽。其在東揚州，頗放誕，省覽簿領，好爲戲弄之言，以此獲譏於世。及江陵平，宿將尹德毅謂嘗曰：「臣聞人主之行與疋夫不同，疋夫者飾小行，競小廉以取名譽；人主者定天下，安社稷，以成大功。今魏虜貪憚，罔顧弔伐之義，俘囚士庶，並充軍實。然此等戚屬咸在江



東悠悠之人可門到戶說既塗炭至此咸謂殿下爲之殿  
下旣殺人父兄孤人子弟人盡讎也又誰與爲國但魏之  
精銳盡萃於此犒師之禮非無故事若殿下爲設享會固  
請于謹等爲歡彼無我虞當相率而至預伏武士因而斃  
之江陵百姓撫而安之文武官僚隨即銓授魏人懾息未  
敢迭死僧辯之徒折簡可致然後朝服濟江入踐皇極續  
堯復禹萬世一時答謂德毅曰卿此策非不善也然魏人  
待我甚厚未可背德若遽爲卿計則鄧祁侯所謂人將不  
食吾餘旣而闔城長幼被虜入關又失襄陽之地嗟言恨乃  
曰不用德毅之言以至於此又見邑居殘毀干戈日用恥

其威略不振常懷憂憤乃著啓時賦以見志焉居常快快  
每誦老馬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未嘗不盱  
衡抱歎此者久之遂以憂憤發背而死營篤好文義所著  
文集十五卷內典華嚴般若法華金光明義疏三十六卷  
並行於世武帝又命其太子歸嗣位年號天保

歸字仁遠警之第三子也機辯有文學善於撫御能得其  
下歡心嗣位之元年尊其祖母龔太后曰太皇太后嫡母  
王皇后曰皇太后所生曹貴嬪曰皇太妃其年五月其太  
皇太后薨謚曰元太后九月其太妃又薨謚曰孝皇太妃  
二年其皇太后薨謚曰宣靜皇后五年陳湖州刺史華皎

巴州刺史戴僧朔並來附皎送其子玄響爲質於歸仍請  
兵伐陳歸上言其狀武帝詔衛公直督荊州摠管權景宣  
大將軍元定等赴之歸亦遣其柱國王操率水軍二萬會  
皎於巴陵既而與陳將吳明徹等戰於沌口直軍不利元  
定遂沒歸大將軍李廣等亦爲陳人所虜長沙巴陵並陷  
於陳衛公直乃歸臯於歸之柱國殷亮歸雖以退敗不獨  
臯亮然不敢違命遂誅之吳明徹乘勝攻尅歸河東郡獲  
其守將許孝敬明年明徹進寇江陵引江水灌城歸出頓  
紀南以避其銳江陵副摠管高琳與其尚書僕射王操拒  
守歸馬軍主馬武吉徹等擊明徹退保公安歸乃還江陵

歸之八年陳又遣其司空章昭達來寇江陵摠管陸騰及  
歸之將士擊走之昭達又寇竟陵之青泥歸令其大將軍  
許世武赴援大爲昭達所破初華皎戴僧朔從衛公直與  
陳人戰率其麾下數百人歸於歸歸以皎爲司空封江夏  
郡公僧朔爲車騎將軍封吳興縣侯歸之十年皎將來朝  
至襄陽請衛公直曰梁主旣江南諸郡人少國貧朝廷興  
云繼絕理宜資贍豈使齊桓楚莊獨擅救衛復陳之美望  
借數州以裨梁國直然之乃遣使言狀帝許之詔以基平  
郡三州歸之於歸及平齊歸朝於鄴帝雖以禮接之然  
未之重也歸知之後因宴承間乃陳其父荷周文拯救之

恩并叙二國艱虞脅齒犄角之事辭理辯暢因涕泣交流  
帝亦爲之歔歔自是大加賞異禮遇日隆後帝復與之宴  
齊氏故臣叱列長又亦預焉帝指謂羣曰是登陣罵朕者  
也羣曰長又未能輔桀翻敢吠堯帝大笑及酒酣帝又命  
琵琶自彈之仍謂羣曰當爲渠主盡歡羣乃起請舞帝曰  
王乃能爲朕舞乎羣曰陛下旣親撫五絃臣何敢不同百  
獸帝大悅賜雜繒萬段良馬數十疋并賜齊後主妓妾及  
帝所乘五百里駿馬以遣之及隋文帝執政尉遲迥王謙  
司馬消難等各起兵時羣將帥皆密請興師與迥等爲連  
衡之勢進可以盡節於周氏退可以席卷山南羣以爲不

可俄而消難奔陳迥等相次破滅隋文帝既踐極恩禮彌厚遣使賜金五百兩銀千兩布帛萬疋馬五百疋開皇二年隋文帝備禮納歸女爲晉王妃又欲以其子瑒尚蘭陵公主由是罷江陵總管歸專制其國四年來朝長安帝甚敬待之詔歸位在王公之上歸被服端麗進退閑雅天子矚目百僚傾慕帝賜歸縑萬疋珍玩稱是及還親執其手謂之曰梁主久滯荆楚未復舊日都朕當振旅長江相送旋反歸拜謝而歸五年五月寢疾薨臨終上表奉辭并獻所服金裝劍帝覽而嗟悼歸在位二十三年梁之臣子葬之顯陵謚曰孝明皇帝廟號世宗歸孝悌慈仁有君人之量

四時祭享未嘗不悲慕流涕性尤儉約御下有方境內安之所著文集及孝經周易義記及大小乘幽微並行於世文帝又命其太子琮嗣位

琮字溫文性倣儻不羈博學有文義兼善弓馬遣人伏地持帖琮奔馬射之十發十中持帖者亦不懼初封東陽王尋立爲梁太子及嗣位帝賜以璽書數勉之又賜梁之大臣璽書誠勉之時琮年號廣運有識者曰運之爲字軍走也吾君將奔走乎其年琮遣大將軍戚昕以舟師襲陳公安不剋而還文帝徵琮叔父岑入朝拜大將軍封懷義公因留不遣復置江陵摠管以監之琮所署大將軍許世武

密以城召陳將宜黃侯陳紀謀泚琮誅之後二歲上徵琮入朝率臣下二百餘人朝京師江陵父老莫不殞涕曰吾君其不反矣上以琮來朝遣武鄉公崔弘度將兵戍之軍至郡州琮叔父巖及弟瓚等懼弘度掩襲之遂引陳人至城下虜居人而叛於是廢梁國上遣左僕射高潁安集之曲赦江陵死辜給復十年梁二主各給守墓十戶拜琮柱國賜爵晉國公自答初即位歲在乙亥至歲在丁未凡三十三載而亡琮至煬帝嗣位甚見親重拜內史令改封梁公琮之宗族總麻以上並隨才擢用於是諸蕭昆弟布列朝廷琮性澹雅不以職務自嬰退朝縱酒而已內史令楊



約與琮同列帝令約宣旨誠勸約復以私情諭之琮曰琮若復事事則何異公哉約笑而退約兄素時爲尚書令見琮嫁從父妹於鉗耳氏謂曰公帝王之族何乃適妹鉗耳氏琮曰前已嫁妹於侯莫陳氏此復何疑素曰鉗耳羗也侯莫陳虜也何得相比琮曰以羗異虜未之前聞素斬而止琮雖羈旅見北間豪貴無所降下常與賀若弼深交既誅復有童謠曰蕭蕭亦復起帝由是忌之遂廢於家卒贈左光祿大夫子鉉位襄城通守復以琮弟子鉅爲梁公鉅小名曰藏煬帝甚昵之以爲千牛與宇文暉出入宮掖伺察内外帝每有遊宴鉅未嘗不從遂於宮中多行淫穢江

都之變爲宇文化及所殺。啓之居帝位百僚追謚孝惠太子。巖封安平王。岌封東平王。岑封河間王。後改封吳郡王。琮弟瓚。義興王。瑒。晉陵王。璟。臨海王。珣。南海王。瑒。義安王。以蔡大寶爲股肱。王操爲腹心。魏益德。尹正。薛暉。許孝敬。薛宣爲爪牙。甄玄。戚劉盈。岑善方。傳淮。褚珪。蔡大業。典衆務。張綰以舊齒顯位。沈重以儒學蒙厚禮。自餘多所獎拔。咸盡其器能。及歸纂業。親賢並用。將相則華皎。殷亮。劉忠義。宗室則蕭欣。蕭翼。人望則蕭確。謝溫。柳洋。王湜。徐岳。外戚則王洋。王誦。殷璉。文章則劉孝勝。范迪。沈居游。君公。柳信。言政事則袁敞。柳莊。蔡延壽。甄翊。皇甫茲。故能保其。

疆土而和其人焉。今載答子、嶠等及蔡大寶以下尤著者附于左。其在梁、陳、隋已有傳及歸諸子未任職者則不兼錄。

嶠字道遠，答之長子也。母曰宣靜皇后，答之爲梁王，立爲世子，尋病卒。及答稱帝，追謚焉。

巖字義遠，答第五子也。性仁厚，善撫接，歷尚書令、太尉。太傅入陳，授東陽州刺史。及陳亡，百姓推巖爲主，爲摠管。宇文述所破伏法於長安。

岌，答第六子也。性淳和，位至侍中、中衛將軍。薨之五年卒，贈司空，謚曰孝。

岑字智遠，謚第八子也。位至太尉，性簡貴，御下嚴整。及琮嗣位，自以望重，屬尊，頗有不法。故隋文徵入朝，拜大將軍，封懷義郡公。

璫字欽文，歸第三子也。幼有令譽，能屬文。位荊州刺史，頗有能名。崔弘度兵至荊州，璫懼與其叔父巖奔陳。陳主以爲侍中，吳州刺史，甚得物情。三吳父老皆曰：「吾君之子。」陳主吳人，推之爲主。吳人見梁武簡文及登歸等兄弟中並第三而踐尊位，璫自以歸第三子，深自矜負。有謝異者，頗知廢興。梁陳之際，言無不驗。江南人甚敬信之。及陳主被禽，異奔璫，由是益爲衆所歸。宇文述之討璫，遣王褒守吳。

州自將拒述述遣兵別道襲襲襲衣道士服棄城而遁璫  
敗將左右數人逃于太湖匿于人家被執述送長安斬之  
璫仕隋尚衣奉御瑒衛尉卿祕書監陶丘侯瑀內史侍郎  
河池太守

蔡大寶字敬位濟陽老城人祖履齊尚書祠部郎父黠梁  
尚書儀曹郎南充州別駕大寶少孤而篤學不倦善屬文  
初以明經對策第一解褐武陵王國左常侍嘗以書干僕  
射徐勉勉大賞異乃令與其子遊處所有墳籍盡以給之  
遂博覽群書學無不綜嘗初出第勉仍薦大寶爲侍讀兼  
掌記室尋除尚書儀曹郎嘗出鎮會稽大寶詣選曹求諮

議不得以爲記室大寶攘臂而出曰不爲孫秀非人也咎  
在襄陽遷諮議參軍謀謨皆自大寶出及梁元與河東主  
譽結隙咎令大寶使江陵以觀之梁元素知大寶見之甚  
悅乃示所制玄覽賦令注解焉三日而畢梁元大嗟賞之  
贈遺甚厚大寶還白咎云湘東必有異圖禍亂將作不可  
下援臺城咎納之及咎於江陵稱帝爲侍中尚書令參掌  
選事進位柱國軍師將軍封安豐縣侯歸嗣位冊授司空  
中書監中權大將軍領吏部尚書固讓司空許之加特進  
歸之三年卒及葬歸三臨其喪贈司徒進爵爲公謚曰文  
凱配食咎廟大寶性嚴整有智謀雅達政事文辭贍速咎

之章表書記教令詔冊並大寶專掌之咎推心委任以爲  
謀主時人以咎之有大寶猶劉先主之有孔明焉所著文  
集三十卷及尚書義疏並行於世有四子次子延壽有器  
識博涉經籍尤善當世之務尚咎女宣城公主歷中書郎  
尚書右丞吏部郎御史中丞從琮入隋授開府儀同三司  
祕書丞終於成州刺史大寶弟大業字敬道有至行位散  
騎常侍衛尉卿都官尚書太常卿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謚  
曰簡有王子允恭最知名位太子舍人梁滅入陳爲尚書  
庫部郎陳亡仕隋起居舍人

王操字子高其先太原晉陽人咎母龔氏之外弟也性敦

厚有籌略初爲營外兵參軍親任亞於蔡大寶及營稱帝  
歷五兵尚書郢州刺史進位柱國封新康縣侯巋嗣位授  
鎮右將軍尚書僕射及吳明徹爲寇巋出頓紀南操撫循  
將士莫不用命明徹旣退江陵獲全操之力也遷侍中中  
衛將軍尚書令開府儀同三司領荊州刺史操旣位居朝  
右每自挹損深得當時之譽卒巋舉哀於朝堂流涕曰天  
不使吾平蕩江表何奪吾賢相之速也及葬親祖於尾官  
門贈司空進爵爲公謚曰康節有七子次子衡最知名有  
才學位中書黃門侍郎

魏益德襄陽人也有材幹膽勇過人嘗稱帝進位柱國封



上黃縣侯卒贈司空謚曰忠壯進爵爲公歸之五年以益德配食謚廟

尹正其先天水人謚位雍州正爲其府中兵參軍禽張續獲杜岸皆正之力謚稱帝除護軍將軍位柱國封新野縣侯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剛巋之五年以正配食謚廟子德毅多權略位大將軍後以見疑賜死

甄玄成字敬平中山人博達經史善屬文少爲簡文所知以錄事參軍隨謚鎮襄陽轉中記室參軍頗參政事以江陵甲兵殷盛遂懷貳心密書與元帝具申誠款或有得其書送於謚謚深信佛法常願不殺誦法華經人玄成素誦

法華經遂以此獲免咎後見之常曰甄公好得法華經力  
後位吏部尚書有文集二十卷子諱少沈敏閑習政事歷  
中書舍人尚書右丞從琮入隋授開府儀同三司終於太  
府少卿

岑善方字思義南陽棘陽人祖惠甫給事中父昶散騎侍  
郎善方有器局博綜經史以刑獄參軍隨咎至襄陽咎初  
請內附以善方兼記室充使往來凡數十反魏恭帝二年  
封長寧縣公及咎稱帝位散騎侍郎起部尚書善方性清  
慎有當世幹能故咎委以機密卒贈太常卿謚曰敬所著  
文集十卷有七子並有操行之元之利之象最知名之元

太子舍人早卒之利仕隋位零陵郡丞之象仕隋尚書虞部員外侍郎邵陵上宜渭南邯鄲四縣令

宗如周南陽人有才學以府僚隨答後至度支尚書如周面狹長答以法華經云聞經隨喜面不狹長嘗戲之曰卿何爲謗經如周蹶蹶自陳不謗答又謂之如初如周懼出告蔡大寶大寶知其旨笑謂之曰君當不謗餘經正應不信法華耳如周乃悟又嘗有人訴事於如周謂爲經作如州官也乃曰某有屈滯故來訴如州官如周曰余何小不敢呼我名其人懃謝曰祇言如周官作如州不知如州官名如周早知如州官名如周則不敢喚如周官作如州如

周乃笑曰令卿自責見侮反深衆咸服其寬雅

袁敞陳郡人祖昂司空父士俊安成內史敞少有識量博涉文史以吏部郎使詣周時主者以敞班在陳使之後敞固不從命曰昔陳之祖父乃梁諸侯下吏盜有江東今周朝宗萬國招攜以利若使梁之行人在陳之後便恐彝倫失序豈使臣之所望焉主者不能屈遂以狀奏周武帝善之乃詔敞與陳使異日而進使還以稱旨遷侍中轉左戶尚書自從琮入隋授開府儀同三司終於譙州刺史

論曰自金行運不吊原喪亂元氏唯天所命方一函夏鐵弗徒何之輩雖非行錄所歸觀其遞爲割據亦一時之傑

然而卒至夷滅可謂魏之驅除梁主任術好謀愛賢養士  
蓋有英雄之志霸王之略焉及淮海版蕩骨肉猜貳擁衆  
自固稱藩內款終能據有全楚中興頽運雖土宇殊於舊  
邦而位號同於曩日貽歆自遠享國雖短可不謂賢哉嗣  
子纂業增修遺構賞罰得衷舉厝有方密察寇讎則威  
畧具舉朝宗上國則聲猷遠振豈非繼世之令主乎琮大  
去其邦因而不反遂爲外戚不事自持蓋亦守滿之道也

列傳第八十二

北史九十四

高麗

百濟

新羅

勿吉

奚

契丹

室韋

豆莫婁

地豆干

烏洛侯

流求

倭

蓋天地之所覆載至大日月之所照臨至廣萬物之內生  
靈寡而禽獸多兩儀之間中土局而殊俗曠人寓形天地  
稟氣陰陽愚智本於自然剛柔繫於水土故霜露所會風  
氣所通九川爲紀五岳作鎮此之謂諸夏生其地者則仁  
義所出昧谷嶠夷孤竹北戶限以丹徼紫塞隔以滄海交  
河此之謂荒裔感其氣者則凶德行稟若夫九夷八狄種  
落繁熾七戎六蠻充牣邊鄙雖風土殊俗嗜慾不同至於

貪而無厭恨而好亂強則旅拒弱則稽服其揆一也秦皇  
鞭笞天下黷武於遐方漢武士馬強盛肆志於遠略匈奴  
已却其國乃虛天馬既來其人亦困是知鴈海龍堆天所  
以紀夷夏也炎方朔漠地所以限內外也況乎時非秦漢  
志甚嬴劉逆天道以求其功殫人力而從所欲巔墜之釁  
固不旋踵是以先王設教內諸夏而外夷狄往哲垂範美  
樹德而鄙廣地雖禹迹之東漸西被不過海及流沙王制  
之自北徂南裁猶穴居交趾豈非道貫三古義高百代者  
乎自魏至隋市朝屢革其四夷朝享亦各因時今各編次  
備四夷傳云



高句麗其先出夫餘王嘗得河伯女因閉於室內爲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旣而有孕生一兒大如五升夫餘王棄之與犬犬不食與豕豕不食棄於路牛馬避之棄於野衆鳥以毛茹之王剖之不能破遂還其母母以物裹置暖處有一男破而出及長字之曰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夫餘人以朱蒙非人所生請除之王不聽命之養馬朱蒙私試知有善惡駿者減食令瘦駑者善養令肥夫餘王以肥者自乘以瘦者給朱蒙後狩于田以朱蒙善射給之一矢朱蒙雖一矢殪獸甚多夫餘之臣又謀殺之其母以告朱蒙朱蒙乃與焉達等二人東南走中道遇一大水

欲濟無梁夫餘人追之甚急朱蒙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  
外孫今追兵垂及如何得濟於是魚鼈爲之成橋朱蒙得  
度魚鼈乃解追騎不度朱蒙遂至晉述水遇見三人一著  
麻衣一著衲衣一著水藻衣與朱蒙至紇升骨城遂居焉  
號曰高句麗因以高爲氏其在夫餘妻懷孕朱蒙逃後生  
子始閭諧及長知朱蒙爲國王即與母亡歸之名曰閭達  
委之國事朱蒙死子如栗立如栗死子莫來立乃并夫餘  
漢武帝元封四年滅朝鮮置玄菟郡以高句麗爲縣以屬  
之漢昭賜衣幘朝服鼓吹常從玄菟郡受之後稍驕不復  
詣郡但於東界築小城受之遂名此城爲幘溝漫溝漫者

句麗城名也王莽初發高句麗兵以伐胡而不欲行莽強迫遣之皆出塞去爲寇盜州郡歸咎於句麗侯驕嚴尤誘而斬之莽大悅更名高句麗高句麗侯光武建武八年高句麗遣使朝貢朝貢至殤安之間莫來裔孫宮數寇遼東玄菟太守蔡風討之不能禁宮死子伯固立順和之間復數犯遼東寇抄靈帝建寧二年玄菟太守耿臨討之斬首虜數百級伯固乃降屬遼東公孫度之雄海東也伯固與之通好伯固死子伊夷模立伊夷模自伯固時已數寇遼東又受亡胡五百餘戶建安中公孫康出軍擊之破其國焚燒邑落降胡亦叛伊夷模更作新國其後伊夷模復擊玄

苑玄苑與遼東合擊大破之伊夷摸死子位宮立始位宮  
曾祖宮生而目開能視國人惡之及長凶虐國以殘破及  
位宮亦生而視人高麗呼相似爲位以爲似其曾祖官故  
名位宮位宮亦有勇力便鞍馬善射獵魏景初二年遣太  
傅司馬宣王率衆討公孫文懿位宮遣主簿大加將數千  
人助軍正始三年位宮寇遼西安平五年幽州刺史毋丘儉  
將萬人出玄苑討位宮大戰於沸流敗走儉追至靺嶺懸  
車束馬登丸都山屠其所都位宮單將妻息遠竄六年儉  
復討之位宮輕將諸加奔沃沮儉使將軍王頌追之絕沃  
沮千餘里到肅慎南刻石紀功又刊丸都山銘不耐城而

還其後復通中夏晉永嘉之亂鮮卑慕容廆據昌黎大棘城元年授北平州刺史位宮玄孫乙弗利頻寇遼東廆不能制弗利死子釗代立魏建國四年慕容廆子晃伐之入自南陝戰於木底大破釗軍追至九都釗單馬奔竄晃掘釗父墓掠其母妻珍寶男女五萬餘口焚其室毀九都城而還釗後爲百濟所殺及晉孝武太元十年句麗攻遼東玄菟郡後燕慕容垂遣其弟農伐句麗復二郡垂子寶以句麗王安爲平州牧封遼東帶方二國王始置長史司馬叅軍官後略有遼東郡太武時釗曾孫璉始遣使者詣安東奉表貢方物并請國諱太武嘉其誠欵詔下帝系名諱

於其國使負外散騎侍郎李敖拜璉為都督遼海諸軍事  
征東將軍領東夷中郎將遼東郡公高句麗王敖至其所  
居平壤城訪其方事云去遼東南一千餘里至柵城南至  
小海北至舊夫餘人戶參倍於前魏時後貢使相尋歲致  
黃金二百斤白銀四百斤時馮弘率衆奔之太武遣散騎  
常侍封撥詔璉令送弘璉上書稱當與弘俱奉王化竟不  
遣太武怒將往討之樂平王丕等議待後舉太武乃止而  
弘亦尋為璉所殺後文明太后以獻文六宮未備敕璉令  
薦其女璉奉表云女已出求以弟女應旨朝廷許焉乃遣  
安樂王真尚書李敷等至境送幣璉感其左右之說云朝

廷昔與馮氏婚姻未幾而滅其國殷鑒不遠宜以方便辭之璉遂上書妄稱女死朝廷疑其矯拒又遣假散騎常侍程駿切責之若女審死聽更選宗淑璉云若天子恕其前愆謹當奉詔會獻文崩乃止至孝文時璉貢獻倍前其報賜亦稍加焉時光州於海中得璉遣詣齊使餘奴等送闕孝文詔責曰道成親殺其君竊號江左朕方欲興滅國於舊邦繼絕世於劉氏而卿越境外鄉交通篡賊豈是藩臣守節之義今不以一過掩舊欵即送還藩其感恕恩愆祇承明憲輯寧所部動靜以聞太和十五年璉死年百餘歲孝文舉哀於東郊遣謁者僕射李安上策贈車騎大將軍

大傳遼東郡公高句麗王謚曰康又遣大鴻臚拜璉孫雲  
使持節都督遼海諸軍事征東將軍領護東夷中郎將遼  
東郡公高句麗王賜衣冠服物車旗之飾又詔雲遣世子  
入朝令及郊立之禮雲上書辭疾遣其從叔升于隨使詣  
闕嚴責之自此歲常貢獻正始中宣武於東堂引見其使  
芮悉弗進曰高麗係誠天極累葉純誠地產土毛無愆王  
貢但黃金出夫餘珂則涉羅所產今夫餘爲勿吉所逐涉  
羅爲百濟所并國王臣雲惟繼絕之義悉遷于境內二品  
所以不登王府實兩賊之爲宣武曰高麗世荷上將專制  
海外九夷黠虜實得征之昔方貢之愆責在連率宜宣朕



旨於卿主務盡威懷之略使二邑還復舊墟土毛無失常  
貢也神龜中雲死靈太后爲舉哀於東堂遣使策贈車騎  
大將軍領護東夷校尉遼東郡公高麗王又拜其世子安  
爲鎮東將軍領護東夷校尉遼東郡公高麗王正光初光  
州又於海中執得梁所授安寧東將軍衣冠劍珮及使人  
江法盛等送京師安死子延立孝武帝初詔加延使持節  
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車領護東夷校尉遼東郡公高句麗  
王天平中詔加延侍中車騎大將軍餘悉如故延死子成  
立訖於武定已來其貢使無歲不至大統十二年遣使至  
西魏朝貢及齊受東魏禪之歲遣使朝貢于齊齊文宣加

成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領東夷校尉遼東郡公高麗王如故天保三年文宣至營州使博陵崔柳使于高麗求魏末流人敕柳曰若不從者以便宜從事及至不見許柳張目叱之拳擊成隊於牀下成左右雀息不敢動乃謝服柳以五千戶反命成死子湯立乾明元年齊廢帝以湯爲使持節領東夷校尉遼東郡公高麗王周建德六年湯遣使至周武帝以湯爲上開府儀同大將軍遼東郡公遼東王隋文帝受禪湯遣使詣闕進授大將軍改封高麗王自是歲遣使朝貢不絕其國東至新羅西度遼二千里南接百濟北隣靺鞨一千餘里人皆土著隨山谷而居衣布帛

及皮土田薄瘠蠶農不足以自供故其人節飲食其王好脩宮室都平壤城亦曰長安城東六里隨山屈曲南臨湊水城內唯積倉儲器備寇賊至日方入固守王別爲宅於其側不常居之其外復有國內城及漢城亦別都也其國中呼爲三京復有遼東玄菟等數十城皆置官司以統攝與新羅每相侵奪戰爭不息官有大對盧太大兄大兄小兄竟侯奢烏拙太大使者大使者小使者褥奢翳屬仙凡十二等分掌內外事其大對盧則以強弱相陵奪而自爲之不由王署置復有內評五部褥薩人皆頭著折風形如弁士人加挿二鳥羽貴者其冠曰蘇骨多用紫羅爲之

飾以金銀服大袖衫大口袴素皮帶黃革履婦人裙襦加  
襪書有五經三史三國志晉陽秋兵器與中國略同及春  
秋校獵王親臨之稅布五疋穀五石游人則三年一稅十  
人共細布一疋租戶一石次七斗下五斗其刑法叛及謀  
逆者縛之柱繫而斬之籍沒其家盜則償十倍若貧不能  
償者樂及公私債負皆聽評其子女爲奴婢以償之用刑  
既峻罕有犯者樂有五絃琴箏篳篥橫吹篳鼓之屬鑿盧  
以和曲每年初聚戲湏水上王乘晉輦列羽儀觀之事畢  
王以衣入水分爲左右二部以水石相濺擲諠呼馳逐再  
三而止俗潔淨自喜尚容止以趨走爲敬拜則曳一脚立

多反拱行必插手性多詭伏言辭鄙穢不簡親疎父子同  
川而浴共室而寢好歌舞常以十月祭天其公會衣服皆  
錦繡金銀以爲飾好蹲踞食用俎机出三尺馬云本朱蒙  
所乘馬種即果下也風俗尚淫不以爲愧俗多游女夫無  
常人夜則男女羣聚而戲無有貴賤之節有婚嫁取男女  
相悅卽爲之男家送猪酒而已無財聘之禮或有受財者  
人共恥之以爲賣婢死者殯在屋內經三年擇吉日而葬  
居父母及夫喪服皆三年兄第三月初終哭泣菴則鼓舞  
作樂以送之埋訖取死者生時服玩車馬置菴側會葬者  
爭取而去信佛法敬鬼神多淫祠有神廟二所一曰夫餘

神刻木作婦人像一曰高登神云是其始祖夫餘神之子  
竝置官司遣人守護蓋河伯女朱蒙云及隋平陳後湯大  
懼陳兵積穀爲守拒之策開皇十七年上賜璽書責以每  
遣使人歲常朝貢雖稱藩附誠卽未盡驅逼韎韜禁固契  
丹昔年潛行貨利招動羣小私將弩手巡竄下國豈非意  
欲不臧故爲竊盜坐使空館嚴加防守又數遣馬騎殺害  
邊人恒自猜疑密覘消息慙懃曉示許其自新湯得書惶  
恐將表陳謝會病卒子元嗣文帝使拜元爲上開府儀同  
三司襲爵遼東公賜服一襲元奉表謝恩并賀祥瑞因請  
封王文帝優冊爲王明年率韎韜萬餘騎寇遼西營扞

管韋世冲擊走之帝大怒命漢王諒爲元帥揔水陸討之下詔黜其爵位時餽運不繼六軍乏食師出臨渝關復遇疾疫王師不振及次遼水元亦惶懼遣使謝罪上表稱遼東糞土臣元云云上於是罷兵待之如初元亦歲遣朝貢煬帝嗣位天下全盛高昌王突厥啓人可汗竝親詣闕貢獻於是徵元入朝元懼蕃禮頗闕大業七年帝將討元罪車駕度遼水止營於遼東地分道出師各頓兵於其城下高麗出戰多不利皆嬰城固守帝令諸軍攻之又敕諸將高麗若降即宜撫納不得縱兵入城陷賊輒言諸將奉旨不敢赴機先馳奏比報賊守禦亦備復出拒戰如此者三

帝不悟由是食盡師老轉輸不繼諸軍多敗績於是班師是行也唯於遼水西拔賊武厲邏置遼東郡及通定鎮而還九年帝復親征敕諸軍以便且從事諸將分道攻城賊勢日蹙會楊玄感作亂帝大懼即日六軍並還兵部侍郎斛斯政亡入高麗高麗具知事實盡銳來追殺軍多敗十年又發天下兵會盜賊蜂起所在阻絕軍多失期至遼水高麗亦困弊遣使乞降因送斛斯政贖罪帝許之頓懷遠鎮受其降仍以俘囚軍實歸至京師以高麗使親告太廟因拘留之仍徵元入朝元竟不至帝更圖後舉會天下喪亂遂不復行



百濟之國蓋馬韓之屬也出自索離國其王出行其侍兒於後姓娠王還欲殺之侍兒曰前見天上有氣如大鷄子來降感故有娠王捨之後生男王置之豕牢豕以口氣噓之不死後徙於馬蘭亦如之王以爲神命養之名曰東明及長善射王忌其猛復欲殺之東明乃奔走南至淹滯水以弓擊水魚鼈皆爲橋東明乘之得度至夫餘而王焉東明之後有仇台篤於仁信始立國于帶方故地漢遼東太守公孫度以女妻之遂爲東夷強國初以百家濟因號百濟其國東極新羅句麗西南俱限大海處小海南東西四百五十里南北九百餘里其都曰居拔城亦曰固麻城其

外更有五方中方曰古沙城東方曰得安城南方曰久知  
下城西方曰刀先城北方曰熊津城王姓餘氏號於羅瑕  
百姓呼爲韃吉支夏言竝王也王妻號於陸夏言妃也官  
有十六品左平五人一品達率三十人二品恩率三品德  
率四品杆率五品奈率六品已上冠飾銀華將德七品紫  
帶施德八品皂帶固德九品赤帶季德十品青帶對德十  
一品文督十二品皆黃帶武督十三品佐軍十四品振武  
十五品剋虞十六品皆白帶自恩率以下官無常負各有  
部司分掌衆務內官有前內部穀內部內掠部外掠部馬  
部刀部功德部藥部木部法部後宮部外官有司軍部司

徒部司空部司寇部黠口部客部外舍部網部日官部市  
部長吏三年一交代都下有方分爲五部曰上部前部中  
部下部後部部有五巷士庶居馬部統兵五百人五方各  
有方領一人以達率爲之方佐貳之方有十郡郡有將三  
人以德率爲之統兵一千二百人以下七百人以上城之  
內外庶及餘小城咸分隸焉其人雜有新羅高麗倭等亦  
有中國人其飲食衣服與高麗略同若朝拜祭祀其冠兩  
廂加翅戎事則不拜謁之禮以兩手據地爲禮婦人不加  
粉黛女辮髮垂後已出嫁則分爲兩道盤於頭上衣似袍  
而袖微大兵有弓箭刀稍俗重騎射兼愛墳史而秀異者

頗解屬文能吏事又知醫藥著龜與相術陰陽五行法有僧尼多寺塔而無道士有鼓角筚篥箏笛箏篴笛之樂投壺擲蒲弄珠握槊等雜戲尤尚奕棊行宋元嘉歷以建寅月爲歲首賦稅以布絹絲麻及米等量歲豐儉差等輸之其刑罰反叛退軍及殺人者斬盜者流其贓兩倍徵之婦犯姦没入夫家爲婢婚娶之禮略同華俗父母及夫死者三年居服餘親則葬訖除之土田濕氣候溫暖人皆山居有巨栗其五穀雜果菜蔬及酒醴肴饌之屬多同於內地唯無駝騾驢羊鵝鴨等國中大姓有族沙氏燕氏弔氏斛氏真氏國氏木氏苗氏其王每以四仲月祭天及五帝之神

立其始祖仇台之廟於國城歲四祠之國西南人島居者  
十五所皆有城邑魏延興二年其王餘慶始遣其冠軍將  
軍駙馬都尉弗斯侯長史餘禮龍驤將軍帶方太守司馬  
張茂等上表自通云臣與高麗源出夫餘先世之時篤崇  
舊款其祖劍輕廢隣好陵踐臣境臣祖須整旅電邁梟斬  
劍首自介以來莫敢南顧自馮氏數終餘盡奔竄醜類漸  
盛遂見陵逼構怨連禍三十餘載若天慈曲矜逮及無外  
連遣一將來救臣國當奉送鄙女執婦後宮并遣子弟牧  
園外廩尺壤疋夫不敢自有去庚辰年後臣西界海中見  
尸十餘并得衣器鞞勒看之非高麗之物後聞乃是王人

來降臣國長蛇隔路以阻于海今上所得鞍一以爲實矯  
獻文以其僻遠冒險入獻禮遇優厚遣使者邵安與其使  
俱還詔曰得表聞之無恙卿與高麗不睦致被陵犯苟能  
順義守之以仁亦何憂於寇讎也前所遣使浮海以撫荒  
外之國從來積年徃而不反存亡達否未能審悉卿所送  
鞍比校舊乘非中國之物不可以疑似之事以生必然之  
過經略權要已具別旨又詔曰高麗稱藩先朝供職日久  
於彼雖有自昔之讐於國未有犯令之愆卿使命始通便  
求致伐尋討事會理亦未周所獻錦布海物雖不悉達明  
卿至心今賜雜物如別又詔璉護送安等至高麗璉稱昔

與餘慶有讎不令東過安等於是皆還乃下詔切責之五年使安等從東萊浮海賜餘慶璽書褒其誠節安等至海濱遇風飄蕩竟不達而還自晉宋齊梁據江左右亦遣使稱藩兼受拜封亦與魏不絕及齊受東魏禪其王隆亦通使焉淹死子餘昌亦通使命於齊武平元年齊後主以餘昌爲使持節侍中車騎大將軍帶方郡公百濟王如故二年又以餘昌爲使持節都督東青州諸軍事東青州刺史周建德六年齊滅餘昌始遣使通周宣政元年又遣使來獻隋開皇初餘昌又遣使貢方物拜上開府帶方郡公百濟王平陳之歲戰船漂至海東航牟羅國其船得還經于百

濟昌資送之甚厚并遣使奉表賀平陳文帝善之下詔曰  
彼國懸隔來往至難自今以後不須年別入貢使者舞蹈  
而去八年餘昌使其長史王辯那來獻方物屬興遼東之  
役遣奉表請爲軍導帝下詔厚其使而遣之高麗頗知其  
事兵侵其境餘昌死子餘璋立大業三年餘璋遣使燕文  
進朝貢其年又遣使王孝隣入獻請討高麗煬帝許之命  
覘高麗動靜然餘璋內與高麗通和挾詐以窺中國七年  
帝親征高麗餘璋使其臣國智牟來請軍期帝大悅厚加  
賞賜遣尚書起部郎席律詣百濟與相知明年六軍度遼  
餘璋亦嚴兵於境聲言助軍實持兩端尋與新羅有隙每



相戰爭十年復遣使朝貢後天下亂使命遂絕其南海行  
三月有耽牟羅國南北千餘里東西數百里土多麀鹿附  
庸於百濟西行三日至貊國千餘里云

新羅者其先本辰韓種也地在高麗東南居漢時樂浪地  
辰韓亦曰秦韓相傳言秦世亡人避役來適馬韓割其東  
界居之以秦人故名之曰秦韓其言語名物有似中國人  
名國爲邦弓爲弧賊爲寇行酒爲行觴相呼皆爲徒不與  
馬韓同又辰韓王常用馬韓人作之世世相傳辰韓不得  
自立王明其流移之人故也恒爲馬韓所制辰韓之始有  
六國稍分爲十二新羅則其一也或稱魏將毋丘儉討高

麗破之奔沃沮其後復歸故國有留者遂爲新羅亦曰斯  
盧其人辯有華夏高麗百濟之屬兼有沃沮不耐韓獹之  
地其王本百濟人自海逃入新羅遂王其國初附庸于百  
濟百濟征高麗不堪戎役後相率歸之遂致強盛因襲百  
濟附庸於迦羅國焉傳世三十至真平以隋開皇十四年  
遣使貢方物文帝拜真平上開府樂浪郡公新羅王其官  
有十七等一曰伊罰干貴如相國次伊尺干次迎干次破  
彌干次大阿尺干次阿尺干次乙吉干次沙咄干次及伏  
干次大奈摩干次奈摩次大舍次小舍次吉士次大鳥次  
小鳥次造位外有郡縣其文字甲兵同於中國選人壯健

者悉入軍烽戍邏俱有屯管部伍風俗刑政衣服略與高  
麗百濟同每月旦相賀王設宴會班賚羣官其日拜日月  
神主八月十五日設樂令官人射賞以馬布其有大事則  
聚官詳議定之服色尚畫素婦人辮髮繞頸以雜絲及珠  
爲飾婚嫁禮唯酒食而已輕重隨貧富新婦之夕女先拜  
舅姑次即拜大兄夫死有棺歛葬送起墳陵王及父母妻  
子喪居服一年田甚良沃水陸兼種其五穀果菜鳥獸物  
產略與華同大業以來歲遣朝貢新羅地多山險雖與百  
濟構隙百濟亦不能圖之也

勿吉國在高句麗北一曰靺鞨邑落各自有長不相摠一

其人勁悍於東夷最強言語獨異常輕豆莫婁等國諸國亦患之去洛陽五千里自和龍北二百餘里有善玉山山北行十三日至祁黎山又北行七日至洛瓌水水廣里餘又北行十五日至太岳魯水又東北行十八日到其國國有大水闊三里餘名速末水其部類凡有七種其一號粟末部與高麗接勝兵數千多驍武每寇高麗其二伯咄部在粟末北勝兵七千其三安車骨部在伯咄東北其四拂涅部在伯咄東其五號室部在拂涅東其六黑水部在安車西北其七白山部在粟末東南勝兵並不過三千而黑水部尤爲勁自拂涅以東矢皆石鏃即古肅慎氏也東夷

中爲強國所居多依山水渠帥曰大莫弗瞞咄國南有從  
太山者華言太皇俗甚敬畏之人不得山上洩汗行經山  
者以物盛去上有熊羆豹狼皆不害人人亦不敢殺地卑  
濕築土如堤鑿穴以居開口向上以梯出入其國無牛有  
馬車則步推相與偶耕土多粟麥繅菜則有葵水氣鹹生  
鹽於木皮之上亦有鹽池其畜多猪無羊嚼米爲酒飲之  
亦醉婚嫁婦人服布裙男子衣猪皮裘頭插武豹尾俗以  
溺洗手面於諸夷最爲不潔初婚之夕男就女家執女乳  
而妬罷其妻外淫人有告其夫夫輒殺妻而後悔必殺告  
者由是姦淫事終不發人皆善射以射獵爲業角弓長

尺箭長尺二寸常以七八月造毒藥傳矢以射禽獸中者  
立死莫毒藥氣亦能殺人其父母春夏死立埋之冢上作  
屋令不雨濕若秋冬死以其尸捕貂貂食其肉多得之延  
興中遣乙力支朝獻太和初又貢馬五百匹乙力支稱初  
發其國乘船溯難河西至太汾河沈船於水南出陸行  
度洛孤水從契丹西界達和龍自云其國先破高句麗十  
落密共百濟謀從水道并力取高麗遣乙力支秦使天國  
謀其可否詔敕三國同是藩附宜共和順勿相侵擾乙力  
支乃還從其來道取得本船汎達其國九年復遣使侯尼  
支朝明年復入貢其傍有大莫盧國覆鍾國莫多回國庫

婁國素和國具弗伏國匹黎余國拔大何國郁羽陵國庫  
伏真國魯婁國羽真侯國前後各遣使朝獻太和十三年  
勿吉復遣使貢楛矢方物於京師七年又遣使人婆非等  
五百餘人朝貢景明四年復遣使侯力歸朝貢自此迄于  
正光貢使相尋余後中國紛擾頗或不至延興二年六月  
遣石文云等貢方物以至于齊朝貢不絕隋開皇初相率  
遣使貢獻文帝詔其使曰朕聞彼土人勇今來實副朕懷  
視余等如子余宜敬朕如父對曰臣等僻處一方聞內國  
有聖人故來朝拜既親奉聖顏願長爲奴僕其國西北與  
契丹接每相劫掠後因其使來文帝誠之使勿相攻擊使

者謝罪文帝因厚勞之令宴飲於前使者與其徒皆起舞曲折多戰鬪容上顧謂侍臣曰天地間乃有此物常作用兵意然其國與隋懸隔唯栗末白山爲近煬帝初與高麗戰頻敗其衆渠帥突地稽率其部降拜右光祿大夫居之柳城與邊人來往悅中國風俗請被冠帶帝嘉之賜以錦綺而褒寵之及遼東之役突地稽率其徒以從每有戰功賞賜甚厚十三年從幸江都尋放還柳城李密遣兵邀之僅而得免至高陽沒於王須拔未幾遁歸羅藝

奚本曰庫莫奚其先東部胡宇文之別種也初爲慕容晃所破遺落者竄匿松漠之間俗甚不潔淨而善射獵好爲



寇抄登國三年道武親自出討至弱水南大破之獲其馬牛羊豕十餘萬帝曰此羣狄諸種不識德義鼠竊狗盜何足爲患今中州大亂吾先平之然後張其威懷則無所不服矣旣而車駕南遷十數年間諸種與庫莫奚亦皆滋盛及開遼海置代和龍諸夷震懼各獻方物文成獻文之世庫莫奚歲致名馬文皮孝文初遣使朝貢太和四年輒入塞內辭以畏地豆干抄掠詔書切責之二十年入寇安州時營燕幽三州兵數千人擊走之後復款附每求入塞交易宣武詔曰庫莫奚去太和二十一年以前與安營三州邊人參居交易往來並無欺貳至二十二年叛逆以來遂

尔遠竄今雖欵附猶在塞表每請入塞與百姓交易若抑而不許乖其歸向之心信而不慮或有萬一之驚交市之日州遣士監之自此已後歲嘗朝獻至武定已來不絕齊受魏禪歲時來朝其後種類漸多分為五部一曰辱紇主二曰莫賀弗三曰契箇四曰木昆五曰室得每部一千人為其帥隨逐水草頗同突厥有阿會氏五部中遂盛諸部皆歸之每與契丹相攻擊虜獲財畜因遣使貢方物

契丹國在庫莫奚東與庫莫奚異種同類竝為慕容晃所破俱竄於松漠之間登國中魏大破之遂逃迸與庫莫奚分住經數十年稍滋蔓有部落於和龍之北數百里為寇

盜貢君以來歲貢名馬獻文時使莫弗訖何辰來獻得班  
饗於諸國之末歸而相謂言國家之美心皆忻慕於是東  
北羣狄聞之莫不思服悉萬丹部何大何部伏弗郁部羽  
陵部曰連部匹潔部黎部吐六千部等各以其名馬文皮  
獻天府遂求爲常皆得交市於和龍密雲之間貢獻不絕  
太和三年高句麗竊與蠕蠕謀欲取地豆干以分之契丹  
舊怨其侵軼其莫賀弗勿干率其部落車三千乘衆萬餘  
口驅徙雜畜求內附止於白狼水東自此歲常朝貢後告  
饑孝文聽其入關市糴及宣武孝明時恒遣使貢方物熙  
平中契丹使人初真等三十人還靈太后以其俗嫁娶之

際以青繡爲上服人給青繡兩匹賞其誠款之心餘依舊  
式朝貢及齊受東魏禪甞不斷絕天保四年九月契丹犯  
塞文帝親戎北討至平州遂西趣長豐詔司徒潘相樂帥  
精騎五千自東道趣青山復詔安德王韓軌帥精騎四千  
東趣斷契丹走路帝親踰山嶺奮擊大破之虜十餘萬口  
雜畜數十萬頭相樂又於青山大破契丹別部所虜生口  
皆分置諸州其後復爲突厥所逼又以萬家寄於高麗其  
俗與靺鞨同好爲寇盜父母死而悲哭者以爲不壯但以  
其屍置於山樹之上經三年後乃收其骨而焚之因酌酒  
而祝曰冬月時向陽食若我射獵時使我多得脂鹿其無

禮頑囂於諸夷最甚隋開皇四年率莫賀弗來謁五年悉其衆款塞文帝納之聽居其故地責讓之其國遣使詣闕頓顙謝罪其後契丹別部出伏等背高麗率衆內附文帝見來憐之上方與突厥和好重失遠人之心悉令給糧還本部敕突厥撫納之固辭不去部落漸衆遂北徙逐水草當遼西正北二百里依託紇臣水而居東西亘百里分爲十部兵多者三千少者千餘逐寒暑隨水草畜牧有征伐則酋帥相與議之興兵動衆合如符契突厥沙鉢略可汗遣吐屯潘埒統之契丹殺吐屯而遁大業七年遣使朝貢方物

室韋國在勿吉北千里去洛陽六千里室或爲失蓋契丹之類其南者爲契丹在北者號爲失韋路出和龍北千餘里入契丹國又北行十日至啜水又北行三日有善水又北行三日有犢子山其山高大周回三百里又北行三百餘里有大水名屈利又北行三日至刃水又北行五日到其國有大水從北而來廣四里餘名榛水國土下濕語與庫莫奚契丹豆婁國同頗有粟麥及稌粟則城居冬逐水草多略貂皮丈夫索髮用角弓其箭尤長女婦束髮作叉手髻其國少竊盜盜一微三殺人者責三百匹男女悉衣白鹿皮襦袴有麴釀酒俗愛赤珠爲婦人飾穿挂於頸以

多爲貴女不得此乃至不嫁父母死男女衆哭三年尸則置於林樹之上武定二年四月始遣使張烏豆伐等獻其方物迄武定末貢使相尋及齊受東魏禪亦歲時朝聘其後分爲五部不相摠一所謂南室韋北室韋鉢室韋深末怛室韋大室韋竝無君長人貧弱突厥以三吐屯摠領之南室韋在契丹北三千里土地卑濕至夏則移向北貧勃欠對二山多草木饒禽獸又多蚊蚋人皆巢居以避其患漸分爲二十五部每部有餘莫弗瞞咄猶酋長也死則子弟代之嗣絕則擇賢豪而立之其俗丈夫皆被髮婦女盤髮衣服與契丹同乘牛車以蘧蔭爲屋如突厥氈車之狀

度水則束薪爲棧或有以皮爲舟者馬則織草爲韉結繩  
爲轡匡寢則木屈爲室以蘧蔭覆上移則載行以牂皮爲  
席編木爲藉婦女皆抱膝坐氣候多寒田收甚薄無羊少  
馬多牂牛與靺鞨同俗婚嫁之法二家相許竟輒盜婦將  
去然後送牛馬爲聘更將婦歸家待有孕乃相許隨還舍  
婦人不再嫁以爲死人之妻難以共居部落共爲大棚人  
死則置其上居喪三年年唯四哭其國無鐵取給於高麗  
多貂南室韋北行十一日至北室韋分爲九部落繞吐紇  
山而居其部落渠帥號乞引莫賀咄每部有莫何弗三人  
以貳之氣候最寒雪深沒馬冬則入山居土穴牛畜多凍



死饒麋鹿射獵爲務食肉衣皮鑿冰沒水中而網取魚鼈地多積雪懼陷阮奔騎木而行偕即止皆捕貂爲業冠以狐貂衣以魚皮又北行千里至鉢室韋依胡布山而住人衆多北室韋不知爲幾部落用樺皮蓋屋其餘同北室韋從鉢室韋西南四日行至深末怛室韋因水爲號也冬月穴居以避太陰之氣又西北數千里至大室韋徑路險阻言語不通尤多貂及青鼠北室韋時遣使貢獻餘無至者豆莫婁國在勿吉北千里舊北夫餘也室婁之東東至於海方二千餘里其人士著有居室倉庫多山陵廣澤於東夷之城最爲平敞地宜五穀不生五果其人長大性強勇

謹厚不寇抄其君長皆六畜名官邑落有豪帥飲食亦用  
豆有麻布衣製類高麗而帽大其國大人以金銀飾之用  
刑嚴急殺人者死沒其家人爲奴婢俗淫尤惡妬者殺之  
尸於國南山上至腐女家始得輸牛馬乃與之或言穢貊  
之地也

地亘千國在室韋西千餘里多牛羊出名馬皮爲衣服無  
五穀唯食肉酪延興二年八月遣使朝貢至于太和六年  
貢使不絕十四年頻來犯塞孝文詔征西大將軍陽平王  
頤擊走之自後時朝京師迄武定末貢使不絕及齊受禪  
亦來朝貢

烏洛侯國在地豆干北去代都四千五百餘里其地下濕多霧氣而寒人冬則穿地爲室夏則隨原阜畜牧多豕有穀麥無大君長部落莫弗皆世爲之其俗繩髮衣服以珠爲飾人尚勇不爲姦竊故慢藏野積而無寇盜好射獵樂有筵篚木槽革面而施九弦其國西北有完水東北流合於難水其小水皆注於難東入海又西北二十日行有于已尼大水所謂北海也太武真君四年朝稱其國西北有魏先帝舊墟石室南北九十步東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室有神靈人多祈請太武遣中書侍郎李敞告祭焉刊祝文於石室之壁而還

流求國居海島當建安郡東水行五日而至土多山洞其  
王姓歡斯氏名渴刺瓊不知其由來有國世數也彼土人  
呼之爲可老羊妻曰多拔茶所居曰波羅檀洞塹柵三重  
環以流水樹棘爲藩王所居舍其大一十六間琯刻禽獸  
多闢鏤樹似橘而葉密條纖如髮之下垂國有四五帥統  
諸洞洞有小王往往有村村有鳥了帥竝以善戰者爲之  
自相樹立主一村之事男女皆白紵繩纏髮從項後盤繞  
至額其男子用鳥羽爲冠裝以珠貝飾以赤毛形製不同  
婦人以羅紋白布爲帽其形方正織闕鏤皮并雜毛以爲  
衣製裁不一綴毛垂螺爲飾雜色相間下垂小貝其聲如

珮綴璫施釧懸珠於頸織簾爲笠飾以毛羽有刀稍弓箭  
劒鉞之屬其處少鐵刀皆薄小多以骨角輔助之編紵爲  
甲或用熊豹皮王乘木獸令左右輿之而導從不過十數  
人小王乘机鏤爲獸形國人好相攻擊人皆驍健善走難  
死耐創諸洞各爲部隊不相救助兩軍相當勇者三五人  
出前跳噪交言相罵因相擊射如其不勝一軍皆走遣人  
致謝即共和解收取鬪死者聚食之仍以髑髏將向王所  
王則賜之以冠便爲隊帥無賦歛有事則均稅用刑亦無  
常准皆臨事科決犯罪皆斷於烏了帥不伏則上請於王  
王令臣下共議定之獄無枷鎖唯用繩縛決死刑以鐵錐

大如筋長尺餘鑽頂殺之輕罪用杖俗無文字望月虧盈以紀時節草木榮枯以爲年歲人深目長鼻類於胡亦有小慧無君臣上下之節拜伏之禮父子同牀而寢男子拔去髭鬚身上有毛處皆除去婦人以墨黥手爲蟲蛇之文嫁娶以酒珠貝爲娉或男女相悅便相匹偶婦人產乳必食子衣產後以火自炙令汗出五日便平復以木槽中暴海水爲鹽木汁爲酢米麴爲酒其味甚薄食皆用手遇得異味先進尊者凡有宴會執酒者必待呼名而後飲上王酒者亦呼王名後銜盃共飲頗同突厥歌呼蹋蹄一人唱衆皆和音頗哀怨扶女子上膊握手而舞其死者氣將絕

輦至庭前親賓哭泣相弔浴其屍以布帛縛纏之裹以韋  
席襯土而殯上不起墳子爲父者數月不食肉其南境風  
俗少異人有死者邑里共食之有熊豺狼尤多猪鷄無羊  
牛驢馬斫田良沃先以火燒而引水灌持一鍤以石爲刃  
長尺餘闊數寸而鑿之宜稻梁禾黍麻豆赤豆黑豆等  
木有楓栝樟松梗楠枌梓竹藤果藥同於江表風土氣候  
與嶺南山類俗事山海之神祭以肴酒戰鬪殺人便將所  
殺人祭其神或依茂樹起小屋或懸髑髏於樹上以箭射  
之或累石繫幡以爲神主王之所居壁下多聚髑髏以爲  
佳人間門戶上必安獸頭骨角隋大業元年海師何蠻等

每春秋二時天清風靜東望依稀似有煙霧之氣亦不知  
幾千里煬帝令羽騎尉朱寬入海求訪異俗何蠻言之遂  
與蠻俱往同到流求國言不通掠一人而反明年復令寬  
慰撫之不從寬取其布甲而歸時倭國使來朝見之曰此  
夷邪夕國人所用帝遣武賁郎將陳稜朝請大夫張鎮州  
率兵自義安浮海至高華嶼又東行二日至龜鼈嶼又一  
日便至流求流求不從稜擊走之進至其都焚其宮室虜  
其男女數千人載軍實而還自尔遂絕

倭國在百濟新羅東南水陸三千里於大海中依山島而  
居魏時譯通中國三十餘國皆稱子夷人不知里數但計



以日其國境東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各至於海其地勢東高西下居於邪摩堆則魏志所謂邪馬臺者也又云去樂浪郡境及帶方郡竝一萬二千里在會稽東與儋耳相近俗皆文身自云太伯之後計從帶方至倭國循海水行歷朝鮮國下南下東七千餘里始度一海又南千餘里度一海闊千餘里名瀚海至一支國又度一海千餘里名末盧國又東南陸行五百里至伊都國又東南百里至奴國又東行百里至不彌國又南水行二十日至投馬國又南水行十日陸行一月至邪馬臺國即倭王所都漢光武時遣使入朝自稱大夫安帝時又遣朝貢謂之倭奴國靈帝

光和中其國亂遞相攻伐歷年無主有女子名卑彌呼能以鬼道惑衆國人共立爲王無夫有二男子給王飲食通傳言語其王有宮室樓觀城柵皆持兵守衛爲法甚嚴魏景初五年公孫文懿誅後卑彌呼始遣使朝貢魏主假金印紫綬正始中卑彌呼死更立男王國中不服更相誅殺復立卑彌呼宗女臺與爲王其後復立男王並受中國爵命江左歷晉宋齊梁朝聘不絕及陳平至開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比孤號阿輩鷄彌遣使詣闕上令所司訪其風俗使者言倭王以天爲兄以日爲弟天明時出聽政跣趺坐日出便停理務云委我弟文帝曰此大無義

理於是訓令改之王妻姓鷄

有女六七百人名太

子爲利歌彌多弗利無城郭內官有十二等一曰大德次小德次大仁次小仁次大義次小義次大禮次小禮次大智次小智次大信次小信負無定數有軍尼一百二十人猶中國牧宰八十戶置一伊尼翼如今里長也十伊尼翼屬一軍尼其服飾男子衣裙襦其袖微小履如屨形漆其上繫之腳人庶多跣足不得用金銀爲飾故時衣橫幅結束相連而無縫頭亦無冠但垂髮於兩耳上至隋其王始制冠以錦綵爲之以金銀鏤花爲飾婦人束髮於後亦衣裙襦裳皆有襪織竹聚以爲梳編草爲薦雜皮爲表緣以

文皮有弓矢刀稍弩積斧漆皮爲甲骨爲矢鏑雖有兵無  
征戰其王朝會必陳設儀仗其國樂戶可十萬俗殺人強  
盜及姦皆死盜者計贓酬物無財者沒身爲奴自餘輕重  
或流或仗每訊冤獄不承引者以木壓膝或張強弓以弦  
鋸其項或置小石於沸湯中令所競者探之云理曲者即  
手爛或置蛇瓮中令取之云曲者即螫手人頗恬靜罕爭  
訟少盜賊樂有五弦琴笛男女皆黥臂點面文身沒水捕  
魚無文字唯刻木結繩敬佛法於百濟求得佛經始有文  
字知卜筮尤信巫覡每至正月一日必射戲飲酒其餘節  
略與華同好棊博握槊擲蒲之戲氣候溫暖草木冬青土

地膏腴水多陸少以小環掛鸕鷀項令入水捕魚日得百餘頭俗無盤俎藉以擲葉食用手舖之性質直有雅風女多男少婚嫁不取同姓男女相悅者即爲婚婦入夫家必先跨火乃與夫相見婦人不淫妬死者斂以棺槨親賓就屍歌舞妻子兄弟以白布制服貴人三年殯庶人卜日而瘞及葬置屍船上陸地牽之或以小輿有阿蘇山其石無故火起接天者俗以爲異因行祭禱有如意寶珠其色青大如鷄卵夜則有光云魚眼睛也新羅百濟皆以倭爲大國多珍物竝仰之恒通使往來大業三年其王多利思比孤遣朝貢使者曰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遣朝拜

兼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國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曰沒  
處天子無恙云云帝覽不悅謂鴻臚卿曰蠻夷書有無禮  
者勿復以聞明年上遣文林郎裴世清使倭國度百濟行  
至竹島南望耽羅國經都斯麻國迫在大海中又東至一  
支國又至竹斯國又東至秦王國其人同於華夏以爲夷  
洲疑不能明也又經十餘國達於海岸自竹斯國以東皆  
附庸於倭倭王遣小德何輩臺從數百人設儀仗鳴鼓角  
來迎後十日又遣大禮哥多毗從二百餘騎郊勞既至彼  
都其王與世清來貢方物此後遂絕

論曰廣谷大川異制人生其間異俗嗜欲不同言語不通

聖人因時設教所以達其志而通其俗也九夷所居與中  
夏懸隔然天性柔順無橫暴之風雖綿邈山海而易以道  
御夏殷之世時或來王暨箕子避地朝鮮始有八條之禁  
踈而不漏簡而可久化之所感千載不絕今遼東諸國或  
衣服參冠冕之容或飲食有俎豆之器好尚經術愛樂文  
史游學於京都者往來繼路或沒世不歸非先哲之遺風  
其孰能致於斯也故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  
行矣誠哉斯言其俗之可採者豈括矢之貢而已乎自魏  
迄隋年移四代時方爭競未遑外略洎開皇之末方征遼  
左天時不利師遂無功二代承基志苞宇宙頻踐三韓之

地屢發千鈞之弩小國懼亡敢同困獸兵不載捷四海騷然遂以土崩喪身滅國兵志有之曰務廣德者昌務廣地者亡然遼東之地不列於郡縣久矣諸國朝正奉貢無闕於歲時二代震而矜之以爲人莫已若不能懷以文德遽動干戈內恃富強外思廣地以驕取怨以怒興師若此而不亡自古未聞也然四夷之戒安可不深念哉其亘莫婁地亘于烏洛侯歷齊周及隋朝貢遂絕其事故莫顯云



列傳第八十二

北史九十四